

再
生
緣
全
傳

再生緣全傳第十二卷

詩曰

年少英雄美丈夫

良緣中折負歡娛

玉樓鎖月虛絃管

金屋藏春想回圖

守義連城能返璧

神傷合浦未還珠

一朝忽慰雪兒望

奏請君王降勅符

海上風光異帝京 孟冬天氣似初春 寒花尚看疎

雨 落水還遮沒七陰 日暮隔窗聞鳥語 夜長歌枕

所潮聲 佳時莫贅昇平象 妙筆仍翻幼巧文 七字

包含多少事 一片週折萬千情 纏如美自吟香態

又轉與風作浪聲 好似琵琶傳曲調 真同琴瑟鼓和
鳴 慢來薄露飄銀漢 急處飛流下翠岑 閒緒閒心
都寫入 自觀自得遂編成 詞登十一曾收句 時值
清明且續音 今日之期交廿六 又不知 此朝起手
那朝成 上回談到明堂相 欽點科場區主文 這段
慢言居貢院 要提孟府太夫人

話說孟府中初六日早晨就有了放主考的名單觀看
孟夫人知得鄙明堂點進場去心內又驚又喜的是骨
肉纏逢又遭隔絕喜的是女兒貴顯復納門生

耐心只等出場期 母女相逢再叙離 自此寬懷無所

慮 病魔漸漸脫身軀 誰知飛鳳懷將孕 嘔吐終朝
食不宜 一則重身胎氣動 二來婦取費心机 自從
韓氏夫人病 熬藥煎湯日不離 竭力侍姑辛苦盡
到笑得 精神恍惚損水肌 孟家太七憐兒媳 就叫
他 在室訓和自己軀 早晚請安俱兌却 飢寒看視
也無須 嘉齡喜不爲房考 得有官閒半日餘 飛鳳
病時他料理 或煎湯藥或陪醫 夫人少子賢良媳
只覓得 女婢超承搃欠宜 不是粗心傾碗碟 就行
躲懶出房扉 龍圖又沒工夫管 家下紛紛欠整齊
大小了環和僕媽 猶如那 出籠飛鳥脫釣魚 偷飲

食 竊東西 尋起來時就失遺 韓氏夫人難管理
一生嗔怒就忘飢 心思欲接蕪娘子 暫把家庭托與
伊 他若肯來叔數日 官衙事務可調驅 正然要遣
人相說 恰遇那 忠孝王爺問起居

話說王府中得知孟夫人疾病難痊是常遣家丁探望
的初九那天劉郡主又差潘良走候也同來說越發利
害了門上人都道初五這日太夫人發起暈來合家已
經慟哭這些叫喚不醒後來廚一碗前姜湯下去纏救
了性命忠孝王總曉得這個信息初十日早膳後就到
孟府中來

朱輪一下問門官 太七如今是怎般 初九人來言發

暈 這幾時 叫誰方子請誰看 門公細稟昏迷事

前者曾邀廊相觀 近日不言醫官藥 只在那 房中

調理避風寒 王爺遂入儀門內 早見龍圖接上前

翁婿寒溫三二句 相同便進內堂間 侍兒兩下門簾

慢 子歲殷勤就正冠 只見夫人床上坐 形容憔悴似

瘦 瘦七 眉頭頗不深交鎖 面色偏如半帶咲 一觀

來時微欠休 說了聲 又勞賢婿我何安 王爺趨近

紅羅帳 垂袖慌忙致數言 阿岳母大人好些 麼家

下都叫問候 久踈探望不安寧 昨日我聞發過昏

小婿真七京欲絕 一宵無睡早晨臨 未知到 如何

樣 鄺老師 親筆煎方爰不須 韓氏夫人含着咲

答言多謝恁關情 明堂鄺相乘觀看 藥頗投時病頗

輕 連次差人前去請 偏偏他已上衙門 兩朝挨過

欠調理 到午之斯就發昏 孟相接言真嚇死 合家

早便舉哀聲 幸虧一盞姜湯下 方始悠悠又復生

近日尚吞他的藥 十分得力病除身 王爺牽手稱恭

喜 岳母的 貴体平安就似欣 言訖卽于床畔坐

會次又問孟夫人 深知鄺相來觀脉 岳母異時見未

曾 態度容顏和奉止 看他可像貴千金 夫人笑看

真奇絕 竟是相同画上形 爲此妾身想起女 一時
苦詞在床衾 東平千歲慌忙問 鄧老師 看見昏時
怎樣云 孟相接聲迴避了 請他坐在內房門 王爺
見說長呼氣 提起相思展轉情 皱皱眉頭低了首
道言何日得佳音 夫人委實心難忍 巴不得 要把
真情告壻聞 無奈女兒叮囑下 含容免強不言明
於是遂向王爺道 我意欲 相接蘓家娘子臨 兒婦
只因隨侍病 去年辛苦到如今 又兼嘔吐懷身孕
累得他 日不安來夜不寧 今亦在房調理休 醫官
看視未能輕 妾身虽則將痊可 怎奈那 一看風寒

就復寢 我也躲來他也躲 家中沒個主張人 因思
欲接蕪娘子 到此權乞各件情 自可支持如可以
那是相送轉尊門 王爺見說就依命 小婿回家向彼
云 言乞便煖房內婦 請安問候少夫人 須臾侍請
加齡出 見禮殷勤謝一聲 千歲消停茶後起 拜辭
岳母岳翁行 龍圖父子同相送 忠孝王 座上朱輪
返府門

話說忠孝王回歸府內 就將孟夫人病體漸好等言告
與合家知道 又抵相接之故 向蕪娘子述知

賁氏聞言 意緒忙 匆匆就要備行裝 多姣郡主含歡

道 藕奶奶 明日奴家共你行 許久只差人走候

也該親自探乾娘 藕家娘子殷勤應 喜勸東平忠孝

王 接口便稱言得是 至親向往正應當 於時賈氏

忙收拾 縮夾衣裳疊個箱 獨自單身多省便 又有

那 了環瑞柳側邊幫 一宵夜晚都休表 早是鴉聲

勸曙光

話說次日早晨藕娘子梳頭已畢就將一切所管之事
交代於王妃座前又把銀錢賬目件件寫笑明白王妃
嘆口氣道咳親母在時諸凡不勞我照料親母去此時
猶如失了妾身一臂

娘子聞言淚下來 太妃不捨也傷懷 相伯吃了清晨

膳 方始俯言把轎排 節孝夫人穿了服 珠圍翠袖

上堂來 只跟三嫂和雙婢 拜別翁姑就下階 竇氏

後邊隨瑞柳 齊上欵步出宮臺 蕪家奶奶乘雙樸

郡主多奴坐八抬 乳母江媽諸婢等 四人分作兩車

開 酒上直至龍圖府 門上加飛報內階 老少夫人

堆山接 孟丞相 自家迎入後堂來

話說孟丞相接入內堂劉郡主遂先見了繼母又到竇

氏到房內問候乳娘正欲遣人請安飛鳳少夫人已扶

病出來相見

玉珮無聲煖淡粧 一枝釵壓鬢雲傍 眉黛不描胭不
點 上前欽就叫姑娘 多姣郡主忙回禮 問了聲
嫂 今朝可畧康 飛鳳答言還未好 總是那三餐
粥飯不思常 若然勉強吞下腹 半刻無消就吐將
郡主皺眉稱怎好 還該珍重在蘭房 於是大衆齊
坐 韓氏夫人喜氣揚 便叫了環和僕婦 快些收拾
對間房 蘓家娘子携來物 傳諭相搬在那廂 一命
下時人去辦 坐前女婢獻茶湯

話說獻茶已畢劉郡主因孟府夫人等都在病房不便
久坐又要母嫂費心遂立起來欲待告辭回府孟太太

就一把扯住道呀郡主爲什麼要緊再請吃了點心回夫

燕國聞聽不敢違 依伏坐下咲相陪 夫人病起無真

怒 看了那 郡主溫柔也放眉 說說談談排上点

侍兒復又遞茶杯 南窗日落天將暮 劉燕玉 拜別

甄娘繼父行 孟府大人連致謝 連聲勞重女蛾眉

又辭飛鳳兼薦母 萬福殷勤翠袖垂 章氏便同娘子

送 多姣坐轎出簾隈 江媽衆等相跟去 後擁前呼

一竟歸

話說劉燕玉去後眾人回入內房夫人向飛鳳道媳婦

你到房中去罷我恐有蕪娘子在此相陪少夫人告退
去這孟太太見了賈氏就像知己一般心裡的那件認
親事休猶如塞在咽喉中吞不下嚥不落只要說出來
方好

忍耐多時不敢云 欲言又止几沉吟 回思愛女頻呵
囑 消息休通皇甫門 如若迷知蕪奶奶 必狀回去
漏風聲 勸君埋怨猶還可 倒只怕 帶累姦兒得罪
名 到底事情机密好 休教說破費調停 夫人想罷
含糊言 就與那 娘子從容別叙情 家事般般交付
了 喚齊內外衆人們 如其不服他拘管 網打黃荆

看重輕 一命下時連夜諾 蕪奶奶 又爲孟府掌家
入 了頭僕婦聽差遣 什物銀錢任主分 前後調停
三四日 竟如堂上有夫人 侍兒瑞桃相隨在 同伴
之中也合情 不請花燭和紙馬 月光之下拜爲盟
長年作姊輕爲妹 笑上談上聚一群 十五那天停午
後 夫人與 蕪家娘子坐房門 講些世間新聞事
訴句年來久病情 寶氏委朕吁口氣 千金也好轉家
門 虽朕腹內文才廣 普天下 女子爲官有几人
太太聽言心暗笑 那件事 收藏不住要開聲 眼觀
瑞桃傍邊立 假意殷勤啓口云 阿瑞桃你到外邊去

坐坐罷了環答應暗疑猜只得低頭走避開韓氏

夫人公席咲就呼娘子床來邊

咳撫娘了呀我們的小姐有了信息哩你說怎麼他就
是當朝保和展大學士鄺君玉呀哪待我訴你知道

夫人言訖面含笑啣上嚙上耳畔談說到十分高興

處聲音漸漸响於前時聞喜殺撫娘子合掌當胸

叫謝天阿噴謝天謝地我小姐有了喜信了可奇可

敬我千金如此才華如此能妓寡身軀遠遠避裙

奴弱猶能文三元及第真希見一品當朝實異聞

只道尚朕無喜信誰知早已有佳音夫人何故今

朝說 教妾身 心內憂愁又几辰 阿唷夫人阿恭喜

這真正是相府的洪福齊天 爲何暗認不言明 又

放千金小姐還 忠孝王爺如此守 也該把 這椿喜

信向他傳 王封花譜玉妃位 怎不去 受享榮華富

貴天 韓氏夫人搖手笑 他竟要 一生一世作朝官

言之連迷明堂語 娘子連稱果是難 到底姻緣須

了結 那時主意怎生安 咳太太呀不是妾

身見錢爲心寬把現成的富貴讓與他們

劉家郡主好威風 鶴補龍裙受誥封 手下之人多有

勢 就是那 姓江乳母愈加自 妾身常被欺壓

也只好 忍氣吞声不與爭 若有我家賢小姐 江媽
怎敢独稱雄 夫人難任千金意 少不得 這段良緣
要合同 韓氏點頭言道是 說明一事且從容

一燕娘子呀我今朝告訖于你却不要走漏風聲忠孝王
如若聞知一定要當朝啓奏

君王豈肯便寬饒 你如走漏真消息 還只怕 帶累
于金性命拋 須索口來休吐露 小姐是 叮吟痴附
万于遭 于是娘子稱知道 暗暗傷心痛淚交

咳映雪痴兒阿你是不能復生的了

于金逃去又相逢 女扮男妝步玉階 惟有痴兒真苦

命 昆明池內喪泉臺 無實批 少屍骸 又沒回生
信息來 荷感東平于歲好 碧鸞宮裡立灵牌 姣兒
如若還能活 這一個 義烈夫人也貴哉 娘子一悲
兼又喜 悲傷中雪女裙釵 孟家太太言明了 總把
那 心事般般放下懷 慢表夫人私洩漏 且談瑞柳
暗疑猜

話說瑞柳被孟夫人道出心內暗暗猜疑靠在那廊下
的朱紅柱上竊聽裡邊說話只聞得蘓奶奶叫了一聲
謝天謝地以下的聲音皆就低了所不出是何言語少停
將及上灯時候夫人吩咐出來道下人先吃了飯再伺

候上邊使了只見一個十五歲的了環文杏走來笑嘻嘻
七道三妹子我與湘梅大姊七眾家妹七作東闌幾個
錢兒公請你湊巧得蔡太夫人又叫我們先吃飯來罷
去喝一鐘兒

相隨文杏一齊行 掀簾走入廂房內 眾婢含歡盡起
迎 說是作東相請你 三杯水酒表微心 湘梅滿面
春風道 待我來 李七夫人太太們 言說執壺斟了
酒 轉身走到下邊橫 粧嫋娜 美娉婷 四福殷勤
請一聲 瑞柳連連呼大姐 端狀回禮面含春 合班
謙遜多完畢 條欖排開坐定身 炒肉煎魚雙色擺

餛豆扁食兩般呈 更兼新樣乾鮮菓 一大盤中登几
層 小小新杯烏木筓 半夜紅燭照窓檮 細梅孤果
忙相遜 狀後纒來自舉樽 賁仙半伸長指甲 妝妓
低吐小聲音 笑呼在席諸家妹 都要同心莫二心
背井離鄉隨主出 可憐舉目小親人 如今拜過盟之
後 只當同胞共母親 就是後來昏嫁了 相逢也有
一門親 衆人立起齊齊應 大姊良言妹子所 道罷
拈壺重注酒 談談笑笑十分欣 了環瑞柳思量起
拿着杯兒啓口云

姊七妹七呀我有句話兒相問

正午之時日影偏 奴于太太上房間 夫人似欲言何
語 叫我消停坐外邊 後在廊檐之下立 聞得那
蕪家奶奶謝皇天

阿大姐姐二姊妹四妹子那時候三位是在房前不知
大夫人話何言語

繡梅文杏與鳴琴 聞得其言不做聲 瑞鞠看來非小
事 越加盤問要分明 連呼姐妹休慙隱 與你在
月下曾經拜過盟 這句話兒還要昧 笑什麼 同胞
共母比親人 望祈告訴奴知道 也是相問一片情
幼姐鳴琴忙跳起 亂稱不錯兩三聲

阿隋不錯呀不錯呀既狀拜了姊妹就是自家人有什
麼告訴不得若狀這樣起來我們是猪狗畜生不如的
了

待我今朝告訴你 望祈姊上莫傳揚 你如走漏風聲
出 帶累鳴琴受禍殃 瑞柳連和奴不說 快些明道
總無妨 丫環又作沉吟狀 弄得個 王府了環着了

阿隋好妹妹你告訴了我我再不傳揚的如若帶累你
溜氣死去必在刀山上

鳴琴見說更茫狀 三姊如何出此言 我若今朝瞞了

你死時也去上刀山。鳴琴道罷從頭訴。文杏湘梅亦羨言。數載旧情都表出。直講到認親以後事。多端三人洩漏真消息。喜壞了王府之中一女環。一話說瑞樹听了這個信息。心內歡喜得不知怎麼樣。方好暗暗叫道。三江嫂阿三江嫂。你個對頭來了。孟家小姐竟爲官。女扮男裝掌相杖。初五認親俱已過。如今還未曉家門。同盟姊妹分明說。好教我喜地歡天樂萬千。

阿唷好呀我也顧不得死上刀山了。

只說親于廊下所。孟家姊妹告知聞。這般諒亦無妨。

碍 累不著 文杏相梅一眾人 僅僅蘓家娘子轉

我就可 同婦王府報親聞

阿哨江媽呀你等看罷我們的蘓奶奶也有勢頭了

孟府千金做正妃 蘓家奶奶有威儀 誰人怕甚江三

嫂 管叫你 金雀夫人也服他 真謝天來真謝地

保佑得 孟門小姐未流齒 休怠慢 莫遲疑 快上

回家振捷旂 瑞彩暗思心快活 一盃酒映微微 冷

炒肉 吃煎魚 完畢方繼方起軀 奴婢紛紛都散了

於時瑞柳亂心机 滿懷要報新聞事 恨不得 脚

曾騰雲休會飛 時刻煩于蘓奶奶 說道是 春三二

月唵風波 身穿夾服還嫌熱 我要去 自己衙中取
件衣 娘子道言何性急 就與那 衆人相借暫披披
夫人身体將輕可 少不得 同我回家還了伊 瑞
柳丫環無設法 耐心只得且安厝 慢將女婢情由講
且把夫人事件提

話說孟夫人心內牽掛女兒欲遣人到梁府問信自製
了二色精潔菜蔬二色新鮮點心叫個一名知規識矩
的小婦狄三娘道你換了夾服叫你男人同着到梁相
爺府中去到那邊見了副太太問問鄰大人場中安好
你說主母蒙大人看了病真正感激不盡心裡也過意

不夫特脩了四樣菜蔬點心孝敬太太的務必要求
取下狄三娘奉了命就打扮得消消儻儻同了丈夫狄
三坐了一兩轎車併幾個挑盒的人竟向梁府而來

門官報入美簾延 梁氏夫人正踏清 相同柔娘和德

姐 春園散步蓮花陰 聞得侍女前來報 排翠穿紅

就轉身 靜宿小鸞隨在後 香風飄動碧羅裙 心轉

展 意沉吟 猶恐相逢是熟人 舅到蘭堂偶進見

三娘押札入朱門 綉簾一揭抬頭看 面棟雕梁富貴

春 伺候女環排雁翅 東牛邊 沉香小榻坐夫人

紅衫上罩天青祆 碧色羅裙八幅纏 面似桃花眉似

柳 風流艷麗更輕盈 那親入內微拍休 好一位
相國衙門命婦尊 狄姓三娘偷看罷 倒不竟 心中
暗上說音聞

阿呀希音呀這位鄧太太恁應竟與孫姑娘一般面貌
三娘心內暗思量 只得低頭拜在堂 鄧相夫人垂手
挽 鸞綉微露玉纖長 孟家小婦抬頭起 就把那
禮物排開道細詳 稟上寒溫多少語 問了聲 大人
貢院可安康 素華亦識三娘面 假意含歡下榻床
咳恁麼又要太夫人費心我這裡還沒有什麼孝敬
多感夫人恁掛心 今朝勞動大娘臨 老爺場中平安

者 昨日曾行你一巡 言訖呼人收了禮 殷勤款七
問寒溫 消停便叫了環等 陪到廂房用點心 使力
賞封多預脩 佳儀細點盡留存 三娘茶後相辭別
接了銀封謝了恩 梁氏素華連啼附 請安謝上太夫
人 於時仆婦登車走 回首龍圖孟府門

話說狄三娘送禮而回便進房中復命那些在家的丫
環仆婦及瑞湘等一齊跟進來問問七問道狄三嫂狄
三嫂你看見臚太太怎麼個模樣兒少夫人也在房內
遂道呀狄三娘你到那裡去這仆婦咲嘻嘻說太夫人
差佳臚大人那邊送禮來少夫人不知磨言訖就將所

賞的銀封與主母過目又轉致了謝謝請安

方纔含笑道端詳 還有蹊蹺事一椿 鄰相是吾賢小

姐 那夫人 容顏竟像映姑娘 天青袂罩紅衫子

水碧羅裙拂地長 眉目面龐無二樣 止不過 新添

福相更端莊 夫人見說京還喜 立刻聲來意氣揚

阿狄家果狀麼那腳夫人竟與藕姑娘一般的面貌如

此說來莫非落水時已被梁家救去所以尋不見踪跡

戶骸

按此觀來必是他 因而我 痴兒安穩資梁門 不狀

怎樣能瞞住 用什麼 巧語花言哄女娃 一定二人

私認了 假粧夫婦騙梁家

阿唷不錯呀，蘇娘子阿呀，梁小姐必是映姑娘了。

可笑痴兒要做官，只推說破萬千難。映始遇救俱瞞

下。我到要。場後遂來問一番。如是內中真若此。

說什麼。相門小姐不爲偏。况存義烈夫人位。映雪

也。得以坐婦在碧鸞。這等事情真湊巧。豈堪分折。

不遇全。夫人說得多高興。猛地回頭變了顏。只見

了環名瑞柳。也在那。繡梅文杏一班間。

話說孟夫人正言之際，忽看見瑞柳在衆人間，立着笑。

嘻嘻的側耳細聽，一覺面色一變，頓口無言。那蘇奶奶

聽了這些說話把千斛的愁化作三分的又有有些指望
來了

只等千金出了場 那時便可問端詳 若能映雪重逢
面 真正要 剪肉燒香報上蒼 娘子心中生指望
夫人意內帶驚惶 只惟瑞柳心歡喜 又得新聞事一
椿 滿面添花唯着笑 洋洋得意自誇張 阿唷好呀

虧我處誠一片心 告天告地告神明 保佑得 孟
家小姐無流落 保佑得 義烈夫人又復生 回去報
知雙喜事 昏叫三姨失其魂 於是瑞柳心中樂 巴
不得 回轉東平王府門 住表龍圖家內事 且說那

四方尋察孟千金

話說朝廷的上諭頒發到各省察訪臬君那近地的官員已回奏沒有湖廣省城于正月十一日接讀聖旨要查訪一位于歲夫人這還了得自督撫布按道府州縣以下都是大張的告示遍貼諸城上云收留送到御賜宮緞二十端黃金十二定知風報信官給白銀一百兩

上諭飛來不等閑 荆襄一省遍相傳 各州各縣烘烘

說 諸市諸城碌匕噏 三五成群觀告示 万千塞道

論奇端 有儿個 捕風捉影沿街覓 有儿個 蹄跡

追踪逐戶瞻 妄想痴心逢造化 造言生事賺銀錢

這番鬧亂荆襄地 引出個 雜貨行中掌店官

話說武昌府江夏縣中有個開雜貨店的龐福娶妻毛氏夫婦兩個在三十一二的年紀已生了二男二女家下用着個挑水劈柴的老者當初父母在時收留下一個義妹叫做路飄云這路飄云是通城縣人氏

父爲秀才頗多才 常以詩書教女孩 這個飄雲知翰

墨 倒也會 吟香弄粉寫幽懷 挑榴刺綉般般曉

一貌如花亦美哉 薄命紅顏偏不幸 爺娘相繼赴泉

臺 于歸龐氏親姑母 就把這 孫若佳人過繼來

兩老夫妻亡故後 落在了 義兄手內更悲哀

話說這路飄雲十四歲歸到龐家今已十七這姑娘自
後就落在兄嫂手中受苦那些毛氏的兒女衣裳鞋襪
都是他一人照管還要替他看領幼小孩兒

每對孤燈嘆寂寞 父母雙亡親未定 表兄不是一同
胞 芳心想到終身事 止不住 月下風前洞暗拋
屈則能詩無紙筆 也只好 自吟自咏不揮毫 于時
告示諸城貼 龐福隨人亦去牒 看得分明知細底
忽朕間 一條少計上眉梢 歡聲聲 喜滔滔 口不
言來意自搖

阿唷大造化好機會我龐福的運氣來了這告示上說

有制雲南孟小如曾許配與皇親公子這個皇甫公子
不消說就是几年前我們武昌府回影園形捉拏的欽
犯了只因皇甫門中遇難之後皇上將他賜昏與國舅
劉奎壁爲妻孟小姐不肯帶了一個丫頭藥蘭女扮男
裝逃走出外如今皇甫公子做了王爺萬歲何下聖旨
來要尋取千歲夫人我想到有個主意在此

不如意把妹騙云 充了真身孟麗君 大料本人無處
覓 故而如此緊追尋 若將妹子當堂獻 我的這

富貴榮華頃刻臨 就是官員查細底 也只要 照依
告示上邊云 飄云況且姿容美 怕什麼 孟府千金

充不成

阿晴妙晴妙這一來我就是收留送到的了萬歲爺還要賞賜我二十端官緞十二定黃金如若妹子做了千歲夫人那忠孝王怕沒有大大的謝禮

真正厖家時運來 吃穿不盡得寬懷 那時我要稱員外 這一個 雜貨行兒再不開 龐福心中壽畫定

如飛趨步串長街 忙臨自己門家首 推進柴扉就亂挨 喘得急時跑得快 絆倒了 壽卽四歲一嬰孩

飄云正坐斜陽下 手做銀姑侄女鞋 看見壽卽身跌倒 忙丟生活抱於懷 方纔扶得娃娃住 毛氏房中

喊起來

阿晴跌着了托人托了鬼姑娘是竟不相干的

連聲喊叫出雙扉 跌壞吾兒我不依 說得鬚云紅了

臉 秋波含泪把頭低 婦人奪過親生子 口內喃喃

怒目觀 厖福心中無主見 就疼妹子說其妻 是否

絆倒方才跌 不要多言埋怨伊 當下言完齊入舍

這厖福 將情就向路娘言

話說厖福走進屋內就把告示上的詳細對妹子說了

又將自己主意述與飄云

你若今朝肯去充 真正好处有無窮 官員如問從前

事 照着那 告示情形說一重 應答言辭要快便
行爲禮貌要從容 當堂看過無更變 就把你 送上
皇都帝省中

阿晴妹子你若見官後無人說被那本縣的地方官就
要預備香車寶馬護送你進京了

那時我亦入都間 路上奔馳照應便 果得臙君成美
事 真稱平地步青天 榮華富貴何須說 你就是
千歲夫人赫七狀 口吃山珍和海味 身穿霞帔與珠
冠 高堂大厦隨心住 仆娘了環立面前 多少風光
說不盡 你須要 自寒得地念平寒 如其做了夫人

位 千歲之前進美言 念我雁門叔養久 賞些銀
經營資本與盤纏 哥哥若得成家業 也不枉 爲妹
圖謀這一番 雁福講完前後話 時間打動女嬋娟
春風半起桃腮上 喜色微生柳葉邊 暗暗沉吟三兩
次 笑來是個好机緣 奴家薄命亡親早 過計龐家
及數年 不幸姑娘重去世 近來孤苦受熬煎 婚姻
未定深堪慮 知道他時是怎般 靠着表兄和表嫂
也無非 賁爲侍妾與了環 奴虽不笑官家秀 生長
儒門一脉間 貌亦可觀才可取 痴心望個好机緣
如其草草完姻嫁 路飄云 倒愿爲后入了庵

咳我想表兄的主意却也打点得不差

奴若稱爲孟麗君 隨机應變可調停 到京得入親王

府 就是金章紫詔人 那其間 錦帳春光香閣煖

那其間 珠簾帽色画堂深 風流王子爲夫主 干稱

心來萬稱心 在此判厭無好處 不如去冒孟千金

咳我路飄云若厭僥倖這一來就是千歲夫人了

佳人嘗下啓櫻桃 低喚哥哥主意高 恐妹命孤無福

分 不能平地步青霄 如其僥倖身榮貴 兄長之恩

豈敢拋

咳哥哥奴只怕回虎不成反類其犬

龐福聞言笑滿腮 連呼妹子好痴歎 只消說得情由

合 怕什麼 孟府千金不來 你旣肯行我就去

快須整備莫遲挨 待吾去顧青園驛 好向官衙理面

招 一到公堂休害怕 官言相問接回來

阿妹子如若問你從何至此你說當初逃出云南行到

貴州地面遇見一個坐館的秀士收爲義子後來帶到

家中被繼母看出破綻方始復了女粧因路秀才夫婦

相繼亡故有妹在屍家的始娘好心看顧又收做了螟

蛉若問帶出來的那個了頭那里去了你就問他說因

繼父家中窮苦住不上數月便私自逃走了不知他歸

子何處

再問你皇甫門中的事件不消說就是我們湖廣本地的勾當你已知道的了只須口似懸河滔七不斷真譜就是了

龐福言完喜氣揚

相催妹子快梳粧

飛身出了衙門

去

僮輪來抬好意忙

毛氏霎時回過臉

嘻嘻痴笑

叫姑娘

今爲千歲夫人了

你就要

寶馬香車出武

昌

阿晴好阿我說姑娘似有些福相的果狀要做千歲夫人了

言乞含歡一把拉 姑娘叫得亂如麻 快將髻髮梳梳
好 換件衣裳戴朵花 路女進房臨小鏡 眼觀容貌
亦私誇

咳不知我路飄云的容貌與真正孟麗君何如

心內沉思就整環 身雲挽髻貫銀簪 一些花朵俱無

戴 單了件 玄色披風是薄棉 完畢泊停房內坐

早聞顧到小魚軒 貪榮寵福真高興 大步飛路進屋

間 喘七吁七呼妹子 快些就此去當官 飄云萬福

辭將婢 疑動盈七三寸蓮 白板扉前乘小輪 人夫

抬起走如烟 後邊跟着貪心漢 憂喜相交碌七狀

來往行人齊察問 低豆已是不語言 一臨知縣衙門

首 報上琴堂七品官

詔說龐福把妹子抬到知縣衙前自己大胆叫道相煩
通報老爺一聲說我雜貨店龐福送孟小姐到了邪門
上人喜得跳將起來飛遞雲板傳稟

一聲吟唱擊雲天 知縣廉爺坐了堂 報各弟傳龐福

進 跪于階下問端詳

阿龐福你送孟小姐到了麼正是小人現送孟子金在
外既如此你把收留的始末詳細講將上來是老爺容
稟小人有個母舅路秀才名喚子友是通城縣人氏只

因家貧到貴州地方坐館收留了一個乾兒後來被小
人的舅母看出破綻不料竟是個女扮男妝的遂繼作
繼女又因小人母舅夫妻一故爹娘把他收留到家這
三年間也不知就是孟家小姐今日小人看了告示回
家說起他方吐露出來叫小人跪堂投稟這是前後的
事情老爺臺前小人不致說慌

知縣廝完大喜欣 叫聲站着候調停 三班衙役休輕
慢 快接那 孟府千金入正門 一命下時齊應諾

外邊迎接路飄雲 淡妝雅麗翻七袖 纖步輕盈蕩七

裙 臉映芙蓉眉映柳 眼含秋水口含櫻 端狀走到

丹墀下 似玉如花一美人 知縣廉爺心暗贊 無疑

正是孟千金 忙出外 急抬身 整七烏紗向外迎

請入堂中先遜座 含歡欠体問衷情 下官奉旨執干

係 要訪那 千歲夫人送上京 但恐內中生詐冒

乞將來虛說分明 飄雲見問從前事 也不慌來也不

京 就把表兄相囑語 從容應答縣尊聞 康爺曉罷

心歡喜 復又含春問一声

阿哨妙呀小姐是真正孟千金了但不知那個同行的

侍女可曾帶來 阿縣尊奴家起身時原帶一個小婢

菜蘭同走只因他嫌繼父路秀才窮苦竟于一日晚間

逃出路家去了奴恐密事聲張也不敢四方追覓呀
原來如此請問貴千金爲什麼皇甫公子重與家業復
立門楣小姐意還不出豆藏身于蓬門之下 咳縣尊
奴家是忠孝王的元配他既置之不問我豈肯自己出
豆是呀千金的高見不差

知縣廉翁喜氣高 深深欠体又彎腰 千金且請回厖
處 明日當排車馬臨 待等上臺知道了 刑時獲送
進皇朝 於是厖福心京喜 叩首連口道事由

老爺呀小人是要送孟小姐進京的望祈恩准

廉翁堂上說該應 你是收留送到人 萬歲朝中還有

貴黃金宮報許參珍 可同益府千金轉 明日裡

打点齊時就動身 知縣說完呼備轎 飄雲立起便辭

行 心內悅 意中歡 換了乘 銀頂魚軒出正門

知縣下階親自送 連連惟道屈千金 路娘轎裡多歡

悅 庇福跟隨不暫停 一至柴扉人擁塞 七言八語

亂紛紛 只應原是喚啼女 隣居也 不敢揚言假兩

君 當下飄雲灶屋內 表兄表嫂極道承 姑娘妹子

丟開了 口上聲口叫貴人 庇福於時忙料理 自家

結束舅鋪程 相煩妻舅名毛大 代管家中與店門

口囑婦人休外出 照看兒女要當心 飄雲也是親取

拾 着登衣裳及布裙 慢表這邊慌促事 且談知縣
要詳聞

話說廉知縣隨卽詳聞上司那賀撫發下二十名護送
排軍着該縣速脩輪馬就於次日相送入京這江真縣
奉承千歲夫人因見他穿着布衣就在自己內衙中選
了一套錦裙綉袂几件金珠首飾用朱漆盆盛了呼衙
役先送到龐福家來又脩下香車寶輪一切應用的東
西只等次日黎明自己親身候送

廉爺整脩甚風光 趨奉當朝忠孝王 一到次朝冠帶
畢 付家坐轎出公堂 帶同二十排軍等 都向龐門

接盜娘

執事排開威凜凜

鑼聲敲

响啞啞

前邊拍

着紗窻，轉送夫人上帝邦

話說廉知縣一到雁家，便差衙役上前叫道：本縣廉老爺特備轎馬在此，請十歲夫人起行。那雁福急得趕出，趕進催促着妹子快梳粧。

飄雲恁下就更衣

錦簇花團五色飛

頃刻變成官宦

女姿容態度倍流離

行囊已發辭其嫂

毛氏無悲

假作啼

拉過一班兒女拜

草堂之下跪齊

飄雲

倒覺心酸痛

拔下了

首飾金珠分給些

別過方纔

後步出

有一個

老媽走進笑啼

阿千敬夫人我是本縣老爺差來服侍夫人一路上京
去的

言罷相扶出屋中 眼觀花貌笑溶溶
飄雪低首移蓮

步 彩袖微抬粉面紅 走出柴門登了轎
排軍伺候

立西東 傍邊閃過廉和縣 托地深忙打一躬

阿千敬夫人卑職預備不週望乞海涵恕罪

飄雲在內半抬身 燕語鶯啼謝縣尊
寶轎起時威凜

凜 排軍簇擁二三層 後邊順風騎飛馬
押着行囊

動了身 湖廣督臺和撫院 俱皆拜本上都京
差官

背表登途路 奏的是 送到云南孟麗君
按下道邊

行道客 提將別處出場人

話說朝廷的上諭二月十一日到了雲南那督撫等又
是一番好忙立刻張告示曉諭官宦百姓如有收留送
到者御賜官銀二十端黃金十二錠如有知風報信者
官給賞銀一百兩這几處的告示貼將出去真正是

兵動雲南滿省中 軍氏仕宦亂烘七 街豆巷口人成
隊 傳遍新聞內外通 富貴動心真不假 引出了

昆明縣裡一財翁

話說雲南府昆明縣內有一個富翁姓項名隆字稱寶
娶妻洪氏已故數年還有几房姬妾共生四男三女長

男項祝華是正妻所生捐納山東泰安州通判已携妻
女赴任長女次女亦皆正出那長女已經婚嫁這次女
尚在閨中

芳名叫做項南金 正值年七十八春 生長綺羅豪富
室 由來情性傲三分 已曾受過羅家聘 二八原思
娶翠娟 全副嫁裝多備下 尋得個 房頭他是孟家
人

話說項南金將及出閣尋了一房小婦男子名喚侯五
婦人就叫侯五嫂是從孟府出來的只因同伴中不和
時刻在夫人面前挑釁弄舌小姐在家時倒替他分解

分辯說句公道言語後來出去了夫人漸已听信那班
人的說話十分不喜起來

他便相辭出孟衙 雙身投到富翁家 初時見了南金

女 候五嫂 趙奉之中又帶秀 說像孟家賢小姐

一般齊整美榮華

這個項南金原有几分相像孟麗君的面貌候五嫂要
奉承於他就說到十分起來南金聽了就把這句話放
在心中不期好事多磨折緣為指那羅氏即君原因有
病父母要與他冲靈所以到項处催親

這還住急備裝奩 只等良辰結好緣 那晴一報凶信

至羅卽病重已歸泉 金丸暗打雙栖鳥 寶劍平分
血蒂蓮 人既亡時選了聘 小不得 消停男配美姻
緣 南金小姐芳心痛 珠淚凝腮掩玉顏 脂粉不施
花不戴 立志要 縞衣素服守三年 持其心願成全
了 那時節 再了終身任父母 眞外自來疼愛女
依他說話自俄延 姣娥爲此還無醜 姻眷遲於十八
間 五嫂也貪他處富 安心服侍女媪前 見其雅淡
渾身素 只把玄青月白穿 想到孟家孟小姐 就與
那南金在室每常談

却說候五嫂見南金淡妝守節就對他道孩當初孟小

姐初聞阜甫公子家中之變也。像小姐一般的再不肯
穿顏色衣裳。頭南金所了。就把孟麗君當了白家的。知
已經亡的盤問起孟家前後事情來。候五嫂亦頗識几
個字。就將布袍以後的事情。連孟小姐題真容的詩句
都對南金講了。

項家姣女聽其詳。酒泪長吁亦感傷。愛慕孟家賢小
姐。時時吟誦這詩章。念其髻換烏紗處。自愧才疎
難改妝。只好三年完愿後。由從妾命適才郎。項公
還有諸男女。却是俱皆出澁房。根柢表明談眼下
要提告示四張。

詎說雲南府這一張告示貼出就有人傳到項翁耳內
這員外自家高興騎着一匹高大青駝子帶了四個清
秀童子出去遊戲觀眺

揚鞭入市喜消七 時值春天淑景饒 蹊徑桃花紅雨
露 臨溪楊柳碧烟飄 閑遊走到領華處 就向新張
告示眺 看得細詳心忽動 垂鞭無語皺眉稍

呀且任我想一個宦家的小姐不出閨門不知深淺那
裡走得來道路崎嶇

這位千金孟麗君 多應已做異鄉魂 几年毫不通消
息 聖旨傳來亦枉尋 此刻誰家生好女 要圖富貴

冒其名 到京就得夫人做 嫁了王親大府門
晴不錯呀我家南金次女倒是可以冒名的況且劉家
說小姐的面貌竟是相同孟千金一般

如此言來亦可商 其家之事亦知詳 冒名到得京都
內 我女兒 就嫁東平忠孝王 只說麗君來借宿
留爲師傅教諸郎 後因說破裙釵女 遂繼麒麟在內
房 上諭到滇難隱昧 故而進獻帝王邦 這般几句
言和語 正大光明有甚妨 忠孝王爺真量寬 就似
我 頂家門內繼東床 那時長子爲通判 也可以
步上高陞借彼光 細想起來充得去 回家快與女商

量 項翁主意安排定 帶轉青驢急更忙 一到門前
人接轡 自家飛步繞廳廊

話說項翁敘存了個肩名的主意 一到家中就走到小
姐房內而來

只見兩金脈七狀 托腮劍坐綠窗前 兩名侍女東西
立 猷茗添香晝正閑 一見人來忙起接 簾籠欵袖
半移蓮 項翁坐下殷勤說 與你商量密事端 我想
姦兒年已長 消停不消要成全 兩年過去何須守
仙箕心中大愿完 今有巧逢機會在 共見一講若爲

言

阿姣兒有一位玉葉金枝貴人你要嫁他不要

南金兒語動芳心 粉面微紅問一聲 父有所商須直

講 金枝玉葉是何人 項翁大喜慌忙述 始末根由

細表明 連叫女兒如肯去 同名就得嫁王親

那女兒那孟家的事情你已是知道了了怎麼問怎麼
答再有不知的盤詰盤詰候五的媳婦兒就明白了如
有我只說三年前有個少年帶着一個書童到我家來
投宿問他做什麼的回說家下貧寒托人荐館我就留
他教兒子讀書後來孩兒們看出形迹每七七言八語
我去盤問起來纔吐出風聲承認了是孟家的小姐那

時候就叫他改了女妝當作懊恰繼女今聞上諭到傳
所以收留送到

這般話說更何疑 必送姣兒上帝京 千歲夫人非小
可 一生富貴與天齊 南金見說芳心動 素袖雙籠
立起軀 阿爹七這等說來 女兒去冒名也還容易
候家會說我容形 與那位 孟府千金像一般 貌既
同時充得去 只惟缺少婢柴蘭 南金方始言於此
忽見那 五嫂飛跪進裡邊

話說候五嫂在窗外聽得明白如飛是的跑進房來道
小姐 如你若充了孟千金真正像得極的了頂南金

笑着道候家我真個像麼五嫂說像說像員外皺眉道
怎麼處可惜了未有榮蘭候五嫂看定一個女環亂叫
道哪哪哪老太爺這個秋素姐充不得應正有此相像
榮蘭的項員外連聲道好又吩咐秋素許多說話

回身扯住女兒言 快上梳妝去見官 我去叫人相脩
轎 爲父的 送兒就入縣衙門 南金見說微上笑
手搭香几叫父親

呀爹上說得好咲既叫女兒見了孟家小姐肯輕容易
到公堂

父親你自到官衙 稟報了 孟府千金在我家 知縣

必然親至此 那時候 孩兒廳上見于他 官內脉統
須當娶 那有個 抬到昆明縣裡衙 小姐言完微冷
嘆 項翁鼓掌大聲夸

阿唷不錯呀這就是個大家小姐的行爲了我就去稟
報你快些打扮起來

員外如飛出綉房 南金坐下自思量 奴家虽欲守三
年 少不得 撮要他處另適期 再者重婚憑俗子
何如此日嫁親王 榮華富貴多休表 這一個 千歲
夫人就異常

咳我們這等人家也不過嫁個家官罷了那裡還想到

道些好處呀

今日充將孟麗君 真稱平地步青雲
到都如若更無變 就共皇親結好姻
員外女兒通判妹 竟爲千歲一夫人
那時可謂光輝矣 比嫁羅家強萬分

咳只是肩孟于金的芳名又惜了孟于金的大位心內
到有些過意不去

南金小姐暗嗟吁 即便拍身換件衣
月白紗衫玄色單 紫羅裙子帶雙飛
近窗重拂菱花鏡 看了芳容也自奇

咳真正怕事奴怎麼像起孟小姐來

難道真容竟一般 他可無福我多緣 冒名奪却夫人位 輾轉思來笑不安 小姐於時房內坐 相同五嫂共言談

詔說項南金坐在房內面向候五嫂問明了孟家多少人口併一個七的面貌候五嫂初時尚不肯說南金拔下一枝做寶鏃釵與他方始一一實講正言間那些娘們也知風來問亂烘七鬧成一處

下說南金說項翁 飛騎親到縣衙中 忙似剪 急如風 見了琴堂訴始終 知縣安爺心大悅 一聲命下 來從容

既外暗看轎待本縣親自去請見孟家小姐

階前答應喊聲高 知縣抬身就整袍 坐上一乘銀頂

轎 大排執事走相七 青傘罩 彩旂飄 兩面銅鑼

破道敲 夾往之人齊駭異 交頭接耳語還晴 項翁

員外多高興 打三鞭 隨着琴堂放馬跑

話說安知縣一到項家廳上下轎項實叙忙請安命坐

下自巳入內來見女兒

半晌忙忙出外云 孟家小姐已臨廳 昆明知縣躬身

立 只見屏間閃玉人 金線懸邊女色袄 翠綉垂帶

紫羅裙 姣滴七 兩腮紅泛桃花色 細彎七 雙黛

青分柳葉痕 艷麗端莊兼經款 看來正是大家人
後隨一個青衣婢 目秀眉高已長成 約畧年華將二
九 身材雄壯不輕盈 琴堂觀罷忙施禮 那小姐
双袖微籠管禮深 見畢齊上榻了坐 安爺落口孟于
金 如何許久無音信 怎樣多時生頂門 女扮男壯
携一婢 乘蘭他在那方存 安爺恐有其中假 故此
的 拔樹搜根要問明 那曉南金知得細 了無慌促
了無京 花容佯作淒涼色 燕語虛爲慘切聲 問一
何時回十句 說得來 咬釘嚼鉄萬分真 又將玉手
拉秋素 道是榮蘭婢一名 知縣安爺心大悅 深深

欠債叫千金

呵哨好極了。小縣立刻詳聞上憲，脩轎馬送貴千金。明
日起身，便了南金道。冬謝縣尊，安爺道小如說那里話。
來昆明，具當得伺候。

安爺道罷，整烏紗，相別千金要轉衙。員外項翁真快
活，又驚又喜面添花。慌忙垂手當先道，望老爺
多叫夫人多叫車，有點莊在賸小姐。要行携帶進京
華，昆明縣令稱知道。上轎鳴鑼出項家，員外送將
兩了舍。回身來看女姣娃。

話說項寶叙轉身人內，只見衆姨娘都來看。兩金問話

候五姨乱叫道：「老太爺我夫妻是跟着小姐去的，員外道：「這個自狀我還要護送哩。」於時項家平分忙乱把舅時預備的裝奩一件，收拾起來。那些桌椅之類，是攜帶不得的，只把金銀器皿首飾衣裳裝載了廿四個箱子。這項南金也曾讀過書史，無非能詩而不精，當下因恐到京時要老臉，方學起來，難于應對，就收拾了一包袱的古詩書史，整備在途中，轎內記賢記覽。

是晚諸姨設酒筵，餞行員外女婢，紛紛打点多停當，只等來朝要出鎮。按下南金家內事，且提縣會署中緣，難緩款，不遲延，立刻詳聞督撫前。

話說昆明縣詳聞了上司那雲南的提督撫院古和点了二十名精壯排軍併着該縣整條轎馬護送千歲夫人入京

昆明知縣好匆忙 一到黎明便坐堂 先發五車臨頭去 又帶了排軍二十送紅粧 自家坐轎門前後 整條着 千歲夫人上帝那 頭氏南金梳洗畢 渾身打扮作新粧 鋪按綉裏商香閣 翠繞珠圍到西堂 別了諸媼和弟妹 登軒立刻出墻門 昆明知縣垂袍袖 搶步當先把禮行

阿于歲夫人小縣安朝爵候送呀有勞堂駕請縣回衙

知縣躬身退步行 排軍二十護夫人 霎時抬起紗圍
轎 凜七威風動了身 員外頂翁貪富貴 不辭萬里
已臨京 將帶候五雙夫婦 還有那 假冒榮蘭婢一
名 行裡五車跟在後 酒七真土帝皇城 南金小姐
多歡悅 轎內觀書記覽勤 看几篇來反几頁 自家
分解自家評 沿途山水題爲目 也做了 傲首新詩
覺道精 一路風光言不盡 逢州過縣有官迎 朝七
公館皆完備 處七人夫搃現成 于歲夫人非小可
打的是 皇親府上大官燈 南金真是心中喜 坐在
那 寶轎之間只學文 弄月吟花多得意 題山咏水

甚開襟 雲南萬里途程遠 日落鴉鳴曉夜行 漫想
這邊虛小姐 且題那處假千金 飄雲正月至京都
不意丹七趕早程 只見那 時值初春動物華 各到
處 画閣佳人醉杏花 見几處 透屋小溪春水漲
見几處 依山香徑夕陽斜 飄雲一路風風显 憂意
相交意似麻 愁的是 真正麗君重出世 怡的是
冒名女子退回家 沿途好景無心看 萬慮于憂亦嘆
嗟 時值孟春交廿二 一行轎馬到京華

話說孟春廿二日假麗君進了京師那堵撫的本章先
已奏聞了天了元帝一觀此本立刻駕詔午朝一面急

召孟龍道父子一面飛宣武憲王爺兒又着隨朝太監
走軍送到的孟麗君併帶龐福伺候以便究問

几處差官出了朝 分頭各自去滔也 孟龍圖相書房
坐 忽見家丁向裡跑 一揭湘簾罩膝跪 喘吁也

面含京喜稟報苗

派啓相爺得知喜從天降今有湖廣督撫差官上本併
道二十名排軍護送我家小姐進京了萬歲爺特着太
監到衙相召請同少老爺作速入朝

龍圖聞報咲微也 心向思想更又奇 我女已經相認
了 又來一個好狐疑 莫非兒有分身法 變出個

別外真形上帝都 富貴自來人所慕 太約是 冒名
而至不須提 龍圖時下伴爲悅 立刻呼童取襟衣
侍講加令心也咲 朝廷相召莫遲疑 頂冠束帶多完
畢 坐轎回家快似飛 不表孟家喬梓去 且將國舅
府中提 爺兒同在東書院 盤坐胡床咲語齊 不諱
別言和別事 正教那 平江候爵到佳期 忽看門外
官見進 一膝行參向上趨

啓千歲爺得知萬千之喜今有湖廣督撫拜本上京併
遣二十名排軍護送孟小姐到了朝廷旨下特召老王
爺小千歲速入午門

忠孝王爺听此詳 又京又喜又悲傷
獸生柳葉双眉上 映起桃花兩頰傍
招展龍袍搖玉舞 飛身一躍下胡床

阿隋果朕庶那湖廣的齊撫護送孟于全到了你不要
悞報軍情呀 小人怎敢現有欽召王爺 內官在外
小千歲作速臨朝罷

多情王了喜還悲 一陣傷心痛泪垂 方寸乱來無主意
腹中暗叫女娥眉

阿隋孟麗君的芳卿呀想殺孤家了尔必朕出尋夫主
所以流落在湖廣地方

君王旨下你方來 不知道 受盡飄零多少災 今日

一朝傳喜信 與芳鄉 奪袍良偶好和諧

咳不要這般歡喜倘是冒名來的豈非大失所望

王爺此時亂心苗 催促門官出外索 不坐朱輪騎四

馬 孤家就此進皇朝 東平千歲言完走 也妄了

更換龍袍與蟒袍 國丈亭山京又喜 慌忙喚住小黃

豪

呀芝用兒朝服未更你怎麼思量就走

忠孝王爺急喚童 快拿冠帶出官中 於是父子齊更

服 雲板三敲正應恐 國丈當先騎白馬 王爺在後

夸銀鬃 忙似箭 急如風 公合加勳與孟公 蘭谷

一言賢胆腹 十分暗七惜乖龍

阿呀豔君的痴兒呀你作弄殺夫婦了

自家只是不言明 又害見夫空喜歡 他未薄情忘正

室 你痛無念想芝田 本朝弄出希奇事 又有了

孟女前來應聖宣

咳姣兒呀姣兒你再不說明這一個王如之位就保不

住了

龍圖暗想只擡肩 已到金門落轎鞦 武肅王爺双父

子 拋拋錦轡步相隨 春色能 目光輝 劍佩鏘七

再... 卷... 二

仰聖規 當道黃門飛召進 九重天子笑容堆

阿龍圖閣先生忠孝王國舅恭嘉恭喜那湖扇管撫已
有木章到了時送閨秀那君臨都

朕躬也覺喜消亡 特召諸卿同到朝 如是孟門真淑

女 賢國舅 眼前便可結鸞交 龍圖翁婿齊稽首

舉笏三呼拜赭袍

謝皇上沾天恩臣等刻銘肺腑

成宗天子面含春 回首相呼內侍們 頃刻平鋪龍鳳

毡 賜坐了 孟家父子與王亲 細茶一碗方纔過

隨駕官官復聖君

啓萬歲爺得知閨秀孟麗君已召到朝門了

內官方始跪當階 又見黃門奏進來 孟氏千金欽召

至 請皇旨下就調排 九重天子龍心悅 一名飛傳

出展臺 呵哨速召孟麗君金盞當面 黃門領首一聲

傳 假冒于金盞戰慄 萬壽愁生甫堂上 兩度羞到

粉腮邊 垂彩袖 款紅蓮 步入金階寶屏前 元帝

君臣齊下望 丹墀來了女嬋娟 但見那 烏雲鬢髻

挽層匕 金鳳珠釵左右分 淺罩一重彈墨祔 長拖

八幅織花裙 柳眉淡掃無螺黛 掩面微勻有粉痕

態度風流行款匕 身材窈窕立亭匕 飄然拜到金盞

展 蛟滴七 吐出鶯啼燕語聲

蒙聖恩欽召臣女麗君應命來京恭奉闕下願吾皇萬
歲萬歲萬歲

階前拜到假千金 寶屏君臣看得明 孟相交加心暗
喜 悶壞了 風流年少小王親 眉豆喜色登時退
面上 眞容頃刻生 脉上不言將下淚 沉上含泪轉傷
心 趨前俯伏金鑿展 抱笏低頭奏一聲

阿哨君王呀這是個假冒的麗君

微臣原聘有眞容 不與階前此女同 伏乞君王宜一
問 朕後把 冒名少艾細追尋 蒙恩欽訪臣銘感

斷不肯 將就完婚要假充 忠孝王爺言就跪 成宗

忽挽小英雄

呀國舅平身那女子不是麗君麼只怕看不仔細待寡
人把他召上屏來

龍圖學士未開言 已聽傳呼上屏間 衫袖飛揚參御
駕 花裙拾展跪金鑾 飄云拜來彤庭下 年少君王
降玉言

呖俯伏的女子你是孟麗君麼 臣女正是 旣如此
抬起豆來龍圖閣先生可行一認

孟相方才立起軀 飄云心內就知机 佯掩面 假合

席彩袖斜遞向上趨
一把龍袍拉住了
香喉頓咽
條悽七

阿隋爹七呀不意今朝父女又能重見

龐君不孝別爹娘
也只爲聖旨催婚沒主張
攜帶
榮蘭同出外
扮的個儒巾儒服讀書郎
可憐見是
閨房女
一路上歷盡難艱
慘傷
到得貴州交界
口
染成疾病在招商

咳爹七呀龐君是未出閨門的弱女
那裡受得起途路
之苦
可憐孤兒落在那貴州的旅店

發寒發熱痛難挨
病到床中起不來
虽有榮蘭相作

件他又是無能無用一裙欵正當愁苦悲傷處
遇着個湖廣通城路秀才咳爹七呀天無絕人之
路這個却是一名流坐館教書在貴州只爲思鄉
辭了主也於旅次共相投五旬已過無兒子他頗
深耽絕代愛看見孩兒孤苦際心生惻隱便收留
爹七呀于丐萬丐了這路秀才照着

用葯調和病就輕見見孤苦認悞悵於是同到通城
縣麗君是暗訪夫家信與音過耳之言無實據
又難走探到江陵因而依傍乾娘處圖個安寧便寄
身那曉路家承繼母道見形狀象奴裙若朕不是

閨門女 爲什麼 兩孔穿針在耳根 說得麗君難對
容 沒奈何 從豆至尾吐真情 乾娘就叫更衣服
仍舊裙釵作女人 兒倒耐心將就過 誰知道 榮蘭
頑婢竟私奔 自從受了程途累 他便時時出怨聲
一到路門寒素甚 了環起念遂偷行 皆因自己埋名
姓 不敢聲張與我尊

爹上 呀不期路門父母相繼而亡

子歸龐氏一姑娘 復繼孩見到武昌 疼愛頗如親父
母 偏上不久又身亡 表兄龐福撐門戶 開的是
小本營生藥貨行 住在伊家深不便 只惟立志守冰

霜 孟春上訓臨湖廣 兒方始 吐露真情上帝那

荷感九重恩德重 今日裡 一朝父女訴衷腸 飄云

言乞低頭淚 弄得个 孟相痴呆沒主張

話說路飄云手拉着孟相益七長參七短叫得嫡七親
七又把一隻挽袖遮着花容訴苦做作得千態萬狀竟
是一位真正麗君孟相也痴呆了一言不發

武憲王爺動了疑 盤龙毡上起身軀 眉皺七 笑微

七 口叫親翁將虎鬚 阿老親翁你仔細認七 看來

是令千金罷 這般在外受煎熬 自是容顏改几毫

不要把 掌上明珠得復拋 忠孝王爺心也感 疑眸

着意視靈妓 窺面貌 看字牒 不查心中惱更焦

咳這女子那裡還像紙上的芙蓉倒與金雀夫人眉目
間有些彷彿

但是听他訴苦情 分明又值益千金 言也不錯真堪
怪 句上無差實可京 難道木身原若此 骨中函得
太娉婷 裙袂若如孤原聘 竟是個 世俗閨娃孟麗
君

呀芳卿呀芳卿你難道就是這個女子

司馬門楣舊日風 卿本是 千金身價豈尙同 跟隨
繼父還又可 就不該 倚靠厖門小戶中 狗党吾郡

何所愿 茅簷草舍竟甘從 今朝聖旨追尋出 怎生
把 厖福称呼叫表兄 全不及 刘女守貞居佛地
全不及 蘇娘殉節罵奸雄 果然原配真如此 好教
我 愛敬之心一旦空

咳大料我

那

君也不是如此之人

可笑愚人枉冒名 孤家豈不辨清渾 搃然你有傾城
色 少華也 非是貪花教內人 忠孝王爺心暗想
龍骨時下咲还嘆 微返步 半回身 俯伏金盞奏聖
君

呵唷陛下呀此女並不是醜君弱質定是冒名而來的

縱然父女隔多年 那有形容認不全 富貴榮華人所慕 這無非 冒名頂替一紅顏 麗君如若金盞展 莫道說 骨肉之情臣不閑 孟相奏完微冷咲 飄七急得意如煎 忙跪近 就趨前 汗透香肌急七言 阿唷爹七呀怎麼自己的女兒也不認得起來

當初校養在官衙 羅綺叢中自是嘉 今受難離三兩載 要曉得 容顏有異交韶華 父親只說容顏改 難道竟 爲此情而辨女娃 假冒鹿君言到此 斜提綵袖掩桃花 君王座上心恰憫 一皺龙眉問孟家

阿孟先生父女之間那是天性你不要爲面貌有差而

竟置之陌路。拋朕看將起來，也像個大家的。幸止爲佳。
麼先生，總說不是麗君。

他在蓬門這几時，況兼途路又奔馳，官家閩秀難禁。

受那得容顏不改之，骨肉開心情義重，先生你看。

其形狀听其辭，外官縱有包身胆，也不敢欺哄朝。

庭暗弄私，孟相聞听重進禮，說声此女是虛詞。

陛下阿就是容顏，會改难道連口氣，俱改了他是湖廣。

声音臣女是雲南口氣。

君王点首道声然，拋此覩來搃兩般，閣老先生杖退。

坐朕躬一試女紅顏，危雷應命方終下，元天子。

御休徵拾降聖宣

阿湖廣的女子你說是麗君孟相又不相認尔挺朕勸
來自然亦有假冒待寡人今日考你一考那個真正孟
麗君是雲南的闈秀詩辭歌賦諒必全知此刻朕賜你
筆研可做一首咏怀的詩來佳與不佳就知虛實

飄上聞命考文才 不竟心中喜氣來 暗叫兩声僥倖
了 奴家詩句亦能裁 一篇呈上君王喜 何愁那
鳳友鷺交不得借

咳我看那龍鳳毡上盤膝坐的一個風流王子必定就
是皇甫少華了阿唷好生美麗竟如此丰姿

頭帶双龙妓抹冠 何郎粉面咲顏開 端然盤膝金盃
坐 好一位 天然丰姿美少年 却恠薄情心太冷
全無見愛與相怜

咳奴家若嫁得這位親王作妾也心中不怨

且作新詩獻帝皇 朝廷一喜就非常 果然試出文才
好 少不得 天子當朝做主張 路女想完憂更喜
從容進社應農廓

是臣女孟麗君謹遵欽命

元帝聞听動聖顏 回首分付二宮女 排御硯 賜花
箋 令彼吟詩獻一聯 內侍應声称領旨 移張小案

設傍邊 文房四寶俱齊備 又給花墩坐屏前 路氏
飄上忙謝聖 提毫磨墨不遲延 只見他 整衣欵上
坐花墩 舉筆將書色不京 春筍半舒長彩袖 秋波
微盼小玉柔 容肅靜 意沉吟 御筆飄香落紙輕
日轉玉階花弄影 新詩一首霎時成 捧箋再拜趨前
獻 大悅當今年少君

阿瞿好快呀你做完了麼宮女們取上來朕覽

少年天子贊高才 宮女慌忙取上來 豈在金獅鋪玉
案 只見那 七言八語排几行

詩曰

九重丹詔忽催婚

舊事凄凉忍細論

萬里雲山爲旅客

三年荆布隱洛門

明珠辭浦羞還郡

楊木逢春喜發根

今日可憐憔悴盡

性天親愛亦難溫

君王听罷叫傷哉 八句詩中數載懷 閨秀芳名稱得

起 孟先生 看來是你女裙釵 休固執 莫疑猜

忍將那 掌上明珠土裡埋 天子喜完連嘆息 取詩

傳下九重來 危岢孀士忙相接 國丈爺兒亦共偕

觀罷花箋詩八句 小皇親 淒涼不覓淚垂恹

阿岳父大人呀到底是令千金不是

這首新詩立刻成 筭來也是有才人 三年荆布堪揮
淚 万里雲山可痛心 情狀像面容不像 今朝皂白
好難分 王爺言乞眉頭皺 國丈亭山接口云

阿呀老親翁這是合千金了還有什麼疑忌

龍齒李士頓然呆 手執花箋口不開 意內沉吟心內
想 有些要認女裙釵

咳我想這個女子麗君呢不是麗君但是看他的詩碎
情狀委實竟得可憐我若將机就計認了女兒也是不
成人之美

一則荆襄假麗君 感吾大量感吾恩 二來成就東財

婿也。使芝出畢了姻，就便女兒知此事，必然不恹及欣欣。有人贊他子歸處，他正好身做朝綱一品官。

咳，雖然如此，想上使不得的我若認了這一個冒名女兒，那裏察得夫人埋怨。

刘家郡主認萱椿，尙且生嗔不喜歡。我若今朝行此事，未知氣得怎生般。老夫到要成人美，怕只怕太上言語見識偏。孟相沉吟將欲奏，假令侍講已當先。趨駕下拜君前，含笑含嗔啓聖顏。

臣侍講孟加齡有言奏聞陛下，從來說父子天性那有

臣妹歸而臣父不認之理今日如其含糊過去臣父到
與冒名女子道共欺君了望吾皇聖明詳察爲臣子者
豈敢據塞朝廷

嘉齡奏罷拜明君 元主狐疑莫處分 看七詩箋觀路

女 又不忍 當朝變臉唱佳人 龙眉微皺天心快

只得開言叫一声

臣小王親過來听寡人明斷那真驪君呢朕亦未嘗見
卿亦未嘗親見這女子呢龍骨閣先生又說委實不是
挺朕着他的貌試他的才也算得起一個相府千金也
做得起一個親王的原配难道他竟是冒名的麼朕倒

有些狐疑不決

今朝欲待退他還 就恐其中有不然 況且現伊才貌

好 也是個 群花之內一神仙 朕今做了多情主

卿河休爲薄倖人 就便佳人原假冒 罪名一槩盡從

寬 奸生博轉親王府 爲正爲偏你任轉

咳國舅呀他的來意是以吳卿爲少年王子諒必惜玉

怜香

忿然識破冒名來 也必相憐羨慕懷 不作妻房應作

妾 斷莫有 退回本地棄塵埃 因知卿是多情客

他所以 大胆臨京冒險來 國舅若然心固執 豈不

被 佳人笑你是書癡

阿東平君 雖然說你是蓋世英雄也不可過于老實
就筭裙釵是冒名 其心可憐切無情 若然發退荆襄
地 你叫他 怎抱着慚別嫁人 或者竟是虛冒女
那是國舅竟回情 朕躬不忍傷其意 忠孝王 可帶
嫖娉回轉門

阿假灑君 你說朕躬判斷得好麼快 上平身起來與忠
孝王同坐着朱輪蓋去罷

君王言乞帶春風 假冒千金粉面紅 感佩朝廷恰弱
質 明知原配已難充 他不敢 上前爭說虛和實

也不敢復作悲声狀與容
惟是伏于金盞下
芳心暗念聖恩隆

阿隋君王呀多謝天恩恰閱

不忍將奴退轉鄉
殷勤相勸小玉親
奴家只願爲姬妾
且看他可有恰香惜玉心
路女飄云斜眼視
又裏又喜暗沉
只見那少年王子美英才
听罷君王笑起來
招展龍袍重進
飛揚宝帶又當臺
奏請朝廷另處裁

陛下呀微臣不敢謝恩
还望吾皇另行裁奪

恩叨聖眷降綸音
天下頒行訪麗君
真者到來當拜

領 奈何此是冒名人 立爲正室完婚配 豈非令

孟女真身冷了心 實者藏而虛者貴 見新棄舊是微

臣 竟稱原配千非可 就做偏房也不應 伏乞我皇

重判斷 少華是 平生誠實不鍾情

陛下呀微臣不欲領回望天恩別加雨露

叩封王位立丹階 惟有忠君報國恆 座中凄涼無粉

黛 房中寂寞少金釵 隨身只有頑奴侍 就寢從無

美色偕 不敢叫 真正麗君與薄倖 寧可使 冒名

女子與書狀 王爺奏罷低頭伏 元主京奇叫怪哉

阿隋怪哉朕看卿態度風流爲什麼心腸如此

當年時節樂應當 怎沒金釵十二行 这等隨尙和度
日 豈非耽悞好春光

咳總是朕躬不明失于詳察逼走了孟家閨秀以致國
舅心灰

成宗天子說完言 忠孝王爺謝了筵 路女聞听千歲
語 又京又苦又悲殘 低翠黛 變紅顏 蘭蕙苦心
一陣酸 阿隋奴家好苦命 只說才高貌更高 自然
充得孟多姣 當堂見了廉知縣 宝轎香車送到朝
咳我只道孟千金的父母還在雲南只須得哄過了朝
廷便與忠孝王同借花燭

那知現有孟龍圖 不是亲生怎認奴
咬定牙關言假冒 叫人強辨亦如何
感承天子怜微命 賜與王亲
雨露多

咳誰知道風流王子竟是个鉄石心腸

不就酒色負春風 只曉心存一点忠
就寢竟無借美女 隨身只有用頑童
少年誠實真奇絶 也笑他
男子之問蓋世雄

咳我想忠孝王不肯携回必然要發回本地去了

上京時節好欢欣 知縣臨門候送行
一路威風真嚇誰不叫 東平千歲御夫人
如今發轉荆襄去

却怜我 滿面羞慚怎再生

阿唷好生苦命我賂飄云死在金盞戾也能叫忠孝玉
動一点怜惜之心

佳人想罷好傷悲 五內如焚欲斷腸 彩袖斜遮紅粉
面 跪上來 凄惶上叫君王

阿唷萬歲呀

臣女多年在外邊 可恰苦守舊姻緣 一朝望得君王
召 再不道 欽取來京要退還 夫棄情嫌爹棄女
殘軀何必立人間 此時死在金盞殿 表白了 苦節
清貞這數年 路氏飄云言乞痛 退行几步撞金盞

只見他 淚如雨下落香腮 哽咽悲泣痛更哀 面上
斜遮長彩袖 裙邊倒退小紅鞋 秋波看定盤龍柱
拚却殘生撞過來 武憲王爺真大駭 東平千歲也渾
呆 九重天子龍顏變 叫了聲 左右宮娥快救來
早見那 兩個宮人閃出庭 如飛抱住假千金 依然
扶到君王下 元主閉言叫一聲

呀也罷孟先生決言假冒忠孝王不肯携回此女子又
道夫棄糟糠父棄親女不愿再生要撞死在金鑿屏上
朕倒被你們攬得昏了辨不出誰是誰非今且將他收
入萬壽宮中伺候太后待等真麗君到來一并子歸忠

孝王便了

朝廷一旨下當朝 兩個內官相引道 于時領進美多

姣 路女含悲謝赭袍 成宗天子傳龐福 嚇得个

雜貨經營魂魄消

話說元天子一声旨下那黃門官高叫道萬歲爺有旨
帶刁民龐福進朝這個做生意的人那裡京嚇得起他
聽見萬歲爺叫刁民竟急得渾身打戰一步都走不動
了有一位值展將軍趕過來提小孩子一般提到金階
跪下元帝大怒道把你這大胆刁民說該重處你將誰
家的女子假充作孟小姐行搪塞龐福連七叩頭道

萬歲爺的天恩這原是小民表妹自道孟府千金叫小民報官的若說一切細底委實不曉小民就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搪塞皇爺厖福言訖頭碰金塔叩得血流滿面元主改容道一介愚民寡人也不計較了賞他二十兩銀子回鄉去罷

厖福于時謝了恩領銀二十出朝門抱頭鼠竄忙去不敢停留動了身督撫排軍都約伴一個上垂頭喪氣少精神不談家等歸湖廣且說君王散展廷孟相加令齊退步亭山父子共抬身乘馬走坐軒行取次紛上出午門元主退朝無用表暫提

路氏一佳人 入承太后行宮禮 遂作隨身衆女們
服侍從無離左右 趨迎惟只獻殷勤 容貌麗 性溫
存 太后娘上甚喜欣 相愛過于衆侍婢 錦衣玉食
每加恩 飄云得了安身處 倒可也 心內欣然感至
恩 千歲夫人虽未做 後宮富貴亦非輕 只祈孟府
千金出 那時節 就好同歸皇甫門 慢表飄云隨太
后 且言當下散朝情

話說當下天子散朝孟相等回家也不過當个新說笑
上那武憲王父子却像添了一樁心事倒有些疑假疑
真走馬回府便向內宮而來

忠孝王爺惱更疑 將冠一探氣長吁 王妃看上亲王

面 笑動香腮叫句奇

呀奇哉又有甚麼不道意了

因文攢眉起口云 細言朝內怎生情 王妃所說京还

喜 貌既美來詩亦好 試觀多半孟千金 若言那幅

新畫上 大料也 世界之中沒此人 不過自家描得

美 故而面裡任娉婷 今朝既有姣娥至 到休將

無批真容作証明

咳你爺兒們不要疑忌就是一个絕色佳人受了千辛
万苦少不得也要憔悴上上的你看金雀宮媳婦初進

門時面龐兒又黃又瘦這如今好麼調理得真正似玉
如花那湖廣送來的孟小姐如若娶到家中將養几時
自然也就分外齊整也

國丈聞言把口開 孤家也在这边猜 國中委實無双
貌 那有姿容恁美哉 必定自身描得好 本人諒亦
不能借 若覲送到裙釵女 也有容來也有才 虽則
未如畫面上 可共以 東宮媳婦一班排 亲翁總說
非真女 孤却难于硬處裁 尹氏王妃眉皺也 沉吟
良久笑顏開

阿王爺去接蘇奶子來罷我們細細的問他一問

他是千金一乳娘 自然件上曉端詳 只消去接伊來
問 就知道 画上真容短與長 如若本身原不及
必然就是那紅妝 皇來父子齊稱好 立刻傳言遣紀
綱 孟府請回蘇奶 家中有事要商量 其人奉命
如飛去 走到了 丞相衙前已夕陽

話說衆人至孟府述知來意門上人遂入內堂報聞孟
夫人道必爲這件事了蘇娘子明日去罷竇氏就叫門
公出去說今日天晚了孟太太相留明日一早回來那
邊王府家丁回去稟後這孟太太設个小宴與娘子饞行
孟太夫人病已康 連朝家務亦鋪張 于時饞別蘇娘

子親敬了 酬謝勤勞酒一觴 叮囑那樁休洩漏
便時不可便聲揚 蘇家娘子稱知道 膳後回房着疊
箱 瑞柳已聞歸去信 真正樂杀小梅香 心快活
意慌忙 在側相帮也束裝 只有那班諸姊妹 人
不捨與悲傷

話說梅縉等那班侍女聞得瑞柳要去了都向着他
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泣這瑞柳滿心裡要報喜信住
在相府中如坐針氈一般那裡還有什麼捨不得見他
們啼哭之際倒脫了一件舊袖衫急上來还文杏乱叫
道二姐上還了你這件衫子我明朝要回去了文杏又

惱又笑的道我們捨不得你到這般高興細梅一邊指
淚一邊說道三妹子我等也不及餞行了下

次來時再補情節

衆人說罷各傷心 瑞柳子時也淚淋 叙了許多言共

語 方纔各自進房門 一宵夜事且休表 次日清晨

便起身 娘子臨窻梳洗畢 低呼瑞柳便叮嚀 今朝

回轉親王府 不可多言孟宅情 信氏連聲稱曉得

心中暗上笑難禁 于時娘子更衣畢 已報魚軒在外

迎 遂把箱籠鋪蓋發 拜辭了 太夫人與少夫人

了環也共同盟別 細梅等 兩眼紅上送出門 賈氏

當時乘轎起 侍女隨後坐車行 一臨忠孝王爺府

嗚七七

雲板三敲報內聞

尹氏太妃羞婢接

東平

千歲出堂迎

先覩搬進行囊類

後見蘇家奶上臨

恰值多姝劉燕玉

大家都在合宮門

從頭禮罷齊歸

坐

畧致寒溫三兩聲

端柳了環偏性急

巴不得

高七與七說新聞

立于忠孝王爺後

暗扯宮袍外幅

襟

千歲不知其中故

回眸一看反生嘆

呀瑞柳你怎麼拉出我來

王爺言罷把身抬

坐了沉香榻上來

整頓官袍言好

笑 逆七扯我實奇哉

了環羞得通紅臉

無可如何

亦走開

一道香茶呈送了

王妃坐上笑盈腮

阿蘇親母昨者遣人來接一則家下沒人料理二來有件事情相商只因為

吾鄉督撫奉皇宣 遍訪千金護送還 昨日已經臨闕

下 朝廷召問在金盃 他言女扮男妝出 相共榮蘭

出了演 行到貴州身染病 遇見个 荆襄路姓繼為

男 帶回湖廣通城縣 却被乾娘察鳳端 盤出真情

知是女 復原依舊作紅顏 後來路家夫妻死 歸到

雁門姑母前 照看頗如親養着 傷亡不久又歸泉

表兄表嫂支門戶 在伊家 如是幾七竟數年 知得

天恩欽察訪

遂將名字報當官

因而督撫差人送

今至和申拜至顏

阿蘇柔母也是這樣說那曉得孟相爺不認

朝廷復又試其才 詩亦清新做得來 只爲龍骨言假

冒 大家心肉動疑猜 如今收進皇宮裡 消停着

察出真情再主裁

阿蘇柔母我恐怕果是千金豈不害他在皇宮裡麼

因而接尔轉家門 門个分明放了心 孟府千金尊乳

哺 自然細底尽知聞 容顏端的如何樣 回上描來

莫不真 以實當虛竟屈了 豈非有害貴千金 王妃

言乞其中故 蘇娘子 滿面春風慙一告

平生微 一尺卷之十二

五

話說蘇娘子應道正是妾身也聞得孟相命回家說有這件勾當但是我們小姐委實生得無双休說圖上有假孟千金本身還要上齊整多哩那江媽不然也坐在下邊橈上所見這些說話巴不得以真爲假埋沒了孟小姐好待他刘郡主得時就挨上來道那裡有千金小姐在低三下四的人家住了几年的道理自然不是孟小姐了節孝夫人只是呖道也不說長道短这个瑞柳一問江媽開口就忍不住起來

立在蘇家奶上边 斜轉秋波覩兩覩 忠孝王爺窺見

了 忙上開口叫了環

呀蘇柳說什麼你叫蘇奴上快請

娘子登時面色更連稱不過是閑情了環着意難瞞

急他索性笑啓朱唇叫一聲

阿蘇奶上你不要含糊了孟小姐已經認了還瞞些什麼

國丈王妃笑更次東平千歲急當先含悲拉住蘇娘

子又是欣然又慘然

呀嗚蘇岳母呀你好甚心呀孟小姐到底如何了爲什

麼當面瞞我

今朝必要見分明半句相瞞也不听孟府千金何所

在快些實說快些云王妃國丈齊圍定逼得个

娘子痴呆沒處分 節孝夫人言帶笑 也開口吐酸

聲

呀蘇奶上快言呀也叫大家欢喜上上

立起身來向眾呀

咳太妃于歲呀侍妾身說就是了請坐下好講話

孟太夫人臥在床 請醫調治不安康 老岳侍講多憂

慮 父子双上暗地商 別位用方俱沒效 只好請

當朝丞相麗明堂

小王爺呀孟相爺說麗大人的容貌又像小姐的名字

又豫小姐去了這個玉字不是千金的芳諱麼

不若相邀到府門 請他看七太夫人 果然正是千金
女 見了這 母在垂危必認親 娘子方纔言到此
小玉爺 一声京照痛加欣

阿蘇岳母呀 羅丞相就是孟千金麼

娘子含欣說慢些 少不得 妾身細上教根基 老骨
父子商量定 侍講亲身去請伊 真正事情逢湊巧
撞見个 堂官榮發更希奇

阿小千歲你道那堂官是誰說也奇怪

他竟像 小姐同行那女巫 容顏甚善是榮蘭 那時
侍講心疑惑 就請了 廊相明堂到府間 看病之中

原要試 偏上有客至門闌 韓氏太夫人嫂 看望
而來已入軒 廊相于時迴避去 閒了个 煎方二劑
便辭還

阿小玉爺那曉得廊丞相這一回去竟不肯來看
宿于內閣办朝情 連次相邀自轉身 直到那天初五
日 方纔候着請臨門

阿小千歲那孟少老爺預先叮囑過夫隊叫孟太夫人見
廊相在房時竟掀開了帳子扯住了 認起亲來

他如當下認椿萱 一筆勾消不必言 如若其時还未
說 竟妝昏迷在床前 夫人受計先籌筭 到了那

初五臨期便這般 忠孝王爺听至此 喜歡得 芝田
拔展急開言

阿唷蘇岳母那副丞相竟是孟千金麼初五日可曾就
認你不要相瞞一句細上從直言明阿

蘇家娘子笑呼王 不要慌來不要忙 我既已經言到
此 自然索性訴端詳 于是鄆相來房內 孟太夫人
便假狀 做个病重光景樣 撇開帳子坐牙床 紫抱
一把拉將住 竟說亲生你撇娘

千歲呀那那大人看見夫人扯住倒忙忙的走遠床前
太七其時就發昏 牙關咬緊合双睛 大家呼喚雜蘇

醒 聊丞相 也上前來叫母親 孟府夫人方始轉
相認後 果然真是女千金 蘇家娘子言于此 喜懷
了 皇府門中一衆人

話說蘇家娘子說到了孟夫人發覺聊丞相認親那武
憲王夫妻父子兵正是京喜交加非一言可足

亭山國丈笑微上 滿面春風捋虎鬚 背背盤老金角
倚 手加額上叫聲奇

阿噴奇故公然道小姐就是當初聊相

一見真容我就疑 道他名宇亦蹊蹊 果然不出孤家

料 孟萊翁 已在前番認了伊

河隋怪哉七上 既然神丞相已經認過什麼孟親家府
上瞞着我皇甫門中

當年射柳定婚姻 孟氏千金屬我門 虽則而今爲宰
相 这一段 奪袍良偶必須成 亲家如此瞞吾處
莫不是 二姓之姻悔了心

阿蘇亲母我這種空着灵鳳宮正攔起玉妃花話也等
不負千金了爲什麼亲家那边迭般見怪蘇亲家你把
不說的緣故細上的談來

国丈亭山道罷言 王妃時下駭加欢 笑生兩頰紅霞
上 春到双眉翠黛边 扯住東平于鬣手 一声京換

手生經
卷之二十一
三
叫芝田

阿啫芝田兒阿那說你的原配就是你的老師

深閨弱質一裙釵 他竟有 如此能來如此才 凜上

威風居極品 堂上爵位列三台 這般女子真奇絕

還倒把 思誰兒女提拔來

阿啫真上奇事從古至今那有這樣養過男兒的女子

我阜甫門中倒把了一個媳婦方能重整門庭實在喜

出意外

蘇家亲母快些言 孟府瞞人爲甚緣 一品當朝兒媳

縮 我們豈肯放鬆寬 君前上個陳情表 少不得

成就鴛交鳳友緣 尹氏太如真喜悅 忠孝王 幽情

萬種口難言

話說忠孝王听了这个喜信那心中的悲喜也說不出口來只問了一声認親後因何瞞隱蘇奶七道孟太夫人等原埋怨小姐說爲什麼父母在京仍然隱昧爲什麼夫家與旺依旧不言小姐到說得好當初不說呢还有列國丈在朝倘然逼迫交如豈不是自招其禍如今不言呢忠孝王娶了刘門郡主王府中家道已成況且我做着朝廷宰相还有繼父母都在京中要靠着自己更兼又入者梁門這一說明了难道尊尊乾娘冷落

回家相府千金另行婚配如若梁丞相一樞上小本章
道欺哄朝廷虧弄朝臣撓亂陰陽悞人婚姻這四條重
款一來我就是个杀剛的大罪請問父母还是說的是
呪不說的是蘇娘子話未言完忠孝王双眉一皺大惱
道阿唷上孟岳母好不明白見他這樣說难道就不爲
我分辨兩句蘇奶上道孟大上原向小姐說女婿那邊
空着灵鳳宮攔起王妃誥命未嘗有負于你忠孝回噴
作喜道好那丞相怎玄說呢蘇娘子道小姐說雖然如
此從古至今那有个老師嫁門生的道理武憲王听了
不竟弄掩拈鬚哈上大笑

于是說罷認亲情 娘子含歡整袖云 小姐臨行曾有
語 千叮万囑太夫人 若將消息通王府 一定要
京天動地奏聖君 況且未知皇喜怒 天心不悅更遭
刑 只因小姐言如此 孟太上 隱忍情形怕說明
爲此妾身難洩漏 也防貽禍到千金 王爺知道休輕
忽 这事還當斟酌行 娘子言完前後故 鬧亂了
風流年少小王妾 双眉柳葉攢還放 兩頰蓮花退復
生 意沉沉 背手遶堂微帶咲 情默々 低頭弄袖
半含嗔 忽然想到憂心處 立頓朝靴嘆一声

咳总是爹娘害我旧年若許这朝一道辞婚表去那部

丞相也肯出來

都是參上與母親 逼死逼生逼成婚 當初許上碎婚

表 卿丞相 也動些上不忍心 他若說明成就了

豈非郡主亦成婚 偏上性急難容緩 務必要 陷却兒

爲悲伴人 今日果然伊爲此 這一件 疑難之事怎

調停 王妃見說微上咲 連把痴兒叫兩声

咳痴兒呀痴兒埋怨什麼 且則娶了金雀宮妃婿現在

留着正身放着花語的有何薄伴于今既得知了喜信

只消得上本陳情便了

恩求賜醮一封章 自然是 天子當朝作主張 胞姊

現今爲帝后 难道不 駕前幫助奏君王 這樁事件
何難處 真正痴兒枉着忙

芝田呀只須當朝一表就賜你花燭成亲了有朝廷作
主难道怕孟府中賴了婚不成

孟家亲母也痴獸 爲甚相瞞口不開 我女現爲天子
后 怕什成 难將弟婦叫回來 只須一本朝中去
这段良緣就合偕 尹氏太妃言乞喜 王爺也竟放愁
怀 孩母亲便这般說拋孩兒看來也不容易

王爺道罷也含欢 国丈夫妻尽樂然 郡主倒还無甚
惱 江媽所得氣冲肝 面青唇白容顏变 只把那

目生編 卷之二
怒目睜眦視女環 瑞柳一覲心內惱 又嗔又笑自偷
言 阿隋江三嫂你睜着眼睛看着我难道怕了不成 再
把那個喜信兒說出來索性氣他一氣

瑞柳于時喜氣高 揚眉吐氣樂滔滔 一覲娘子明言
畢 這丫環 又上前來道事苗

話說柳梅兒說完了孟小姐的情節他又笑嘻嘻的上
前說道太王爺太王妃小千歲還有一個喜信哩義烈
夫人也有個着落了那武憲王夫妻併東平于歲亂烘
七齊七問道阿隋奇哉怎麼義烈夫人也有了着落了
蘇娘子又嗔又笑把柳眉看了一眼道這樣個瑞柳姐

真假不知冒上失上又在此亂道答應說重則有些意思也不過望梅止渴

孟家太七想千金 要到那 梁相衙中間信音 自製
几般精滌菓 差了个 狄三媳婦往梁門 請安鄭相
夫人好 并問場中主考寧 相後回來相訴說 也是
个 傳聞說話未爲真

咳妾身那有这个造化狄三娘回家說那鄭太七的面貌竟與蘇姑娘一般孟太七道是个梁丞相原是云南人想必映雪投池時被他救去承繼做了女兒搭彩樓招着小姐等他出場來待我相問必定就是映雪所以

小姐安七穩的住在梁家

這言不過試猜疑 未見真來未見虛 瑞柳姐于傍首
听 就在此 糊言亂語把他提 蘇家良子陳明畢
喜你了 国丈爺兒與太妃

話說武憲王等听了這些緣故一齊京喜道阿隋奇哉
七七可見得該是姻緣再折不開的不枉了我們留着
碧鸞宮併請來的官詔公然他尚在人間

消停一本奏君王 他與千金共合偕 皇南門中真大
幸 三宮媳婦尽矣哉 定期就要完花烛 到了那
言日真正開不開 灵鳳宮房終排設 碧鸞南院又鋪

排 孟家小姐交杯後 義烈夫人合卷來 熱鬧繁華
言不尽 那時候 孩兒可意可開懷

咳真正謝天謝地孟小姐有了佳音蘇姑娘也有了信

實可嘉來實可嘉 双七喜事到吾衙 怪不得 樹頭

灵鵲朝北叫 怪不得 房內明燈夜上花 今日果然

知喜信 祥徵吉兆早臨家 王妃國文言完笑 小千

歲 弄得心中乱似麻 一片春風籠玉面 万重喜色

印紅霞 欣然坐在沉香榻 喚了个 瑞柳了环着實

夸 阿隋看你不出倒有此爲主忠心是了方纔你拉我

時節原要告訴我這樁喜事那曉得這麼个糊塗小千

歲返說起來了

可嘉可喜你忠心 探得佳音要報聞 今日若非虧了

你 蘇家奶上豈言開 娶得孟府千金後 我还要

重上相酬賞給銀 待等他時年長大 配你个 齊上

整上好夫君 丫環見說羞含笑 吐氣揚眉分外欣

惱得江媽真恨極 連反白眼出堂門 大家正在欣然

處 雲板聲傳有客來 忠孝王爺隨至外 早不覓

一天混過又黃昏 內宮然後消停坐 又叙了 多少

長情與短情 國丈太妃歸寢室 小王爺 方才自己

要安身 步回靈鳳深宮內 伺候書童就出迎

話說忠孝王爺到靈鳳宮中那兩箱房的書童就來伺候一個捧茶過來笑嘻嘻上道小王爺今日恭喜有了兩樁喜事了王爺也笑了一笑說道你們去罷不要在此服侍

書童答應出書堂帶轉朱扉自轉箱年少王親多得意宮門一閉鎖燈光移張金角盤龍椅坐在真容位桌傍含笑含情頻顧盼又嗔又怨細端詳凝眸良久神魂蕩叫了聲不遠孤家入洞房

阿隋芳卿呀芳卿孤家一封表去就與你花燭成親了阿呀妙呀那其間好生欢喜

笙歌送入洞房中
錦袱挑開見玉容
得待酒闌人散
後 就好到 銷金帳裏逞春風
王爺說罷心歡悅
又不覺 想後思前動曲衷

呀孟府千金呀

只道芳卿一女郎
不知流落在何方
我爲尔 彩亭
虛供王妃語
我爲尔 寂寞寒衾甘忍耐
我爲尔
靈鳳存留正室房
我爲尔 風流樂事不思量
我爲
尔 久開宮闈自孤宿
我爲尔 三載光陰義未忘
孤本欲 辭聖訪妻遊天地
孤本欲 掛冠被簪入仙
鄉 平生富貴全拋去
原配恩情但念將
不道今朝

聞喜信 卿就是 保和亭主 勵明堂

阿唷奇哉 世上竟有此釵裙

女扮男妝易服逃 孤貞獨保智甚高 三元連捷登金榜 一品飛陞立聖朝 如此奇才如此貌 看起來古今惟我孟多姣

咳好生慚媿我皇甫少華倒靠的是妻子提携

感卿當位奏明君 皇榜招矣掛午門 有罪之人俱報免 這就是 暗中爲預丈大心 少華頗有提携力 方能設 忠孝全而事業成 堪敬你來堪愧我 竟鈔了 麗君名下一門生

再生緣

卷之十二

究

完

呵哨好一个滑稽多智的能人素自腹竟不露一些機關
我爲芳卿似函中 因而引誘看面容 何期尔竟多机
变 妝一个不覓之形乱我胸

呵哨刁滑的芳卿呀尔騙得兒夫散了

見孤說話恁傷悲 面上全無冷淡形 反劝我 數載
之中先納妾 反劝我 三年以後再聯婚 自家現做
當朝相 還要說 近代何人作女臣 如此言詞回
答我 孤自然 丟開妄想不疑心

阿咳麗君的狠心人呀尔也忒聰明狡猾

前旨和偕郡主辰 要迎師母廳夫人 聰明狡猾誰如

尔 隨口而言說有娠 哄得孤家心更信 就不敢一
門生無礼犯師尊 誰知竟是真元配 作弄得 老實
兒夫太尽情

阿芳卿呀你也有朝吐露公然已認過了爺娘了

孟家岳母竟相瞞 見我毫無一句言 不是女环來報
信 孤家还在夢魂中 如今此事遲延了 已入場中
做試官 待有芳卿將出院 那時一本奏金盞

阿隋妙呀那時候也不怕老師不嫁門生了

更兼映雪一姑娘 难道佳人果未亡 如是相門梁小
姐 孤家竟 定期双聚二紅妝

咳映雪姑娘呀可敬你報池的烈性

小姐仇人你不從 昆明池上表清風 孤家感德無由

報 也將卿 排作夫人受誥封 你若果然梁小姐

就可以 洞房化燭碧鴛宮

咳孟府千金蘇家烈女若臨花燭之期就說不得我門

生無禮了那時節先與老師和偕伉儷再同師母成就夫妻

這般配合古今無 大胆門生要筭玃 師母師尊都嫁

我 少華造化是如何 今朝得此真消息 等只等

一道飛書請勅符 忠孝王爺恩到此 喜歡得 朝靴

登地笑容多 坐視良久拍身起 自執紅灯入綺羅

話說忠孝王疑思良久不寤坐到三更遂立起身來自
已携灯入戶但見那

朱門推入外房間 寂上無人思悄然 宝帳双垂春減
色 金炬半冷夜生寒 殘灯坐有搖屏影 良久難逢
在洞仙 富貴深宮如錦綉 只少个 傾國傾城一媚
婢 王爺不覺容悽愴 長嘆連声掩了門

咳怎麼得孟麗君在此

年少王爺嘆兩声 含情独自展孤衾 除冠脫服俱完
畢 就被垂幃歇了身 自是闌來方磕眼 果然喜到
更精神 王爺知得佳消息 倒覺清上夢不成 接下

這邊千歲事 且談金雀一夫人

話說劉郡主這日方曉得了此番信息 雖則不甚生嗔 到底有何歡喜

歸到香房 脉々然也無歡笑也無言 凝眸半晌 憑几上 倒底何時倚枕邊 晚膳吃完 昏省過 呆々孤坐 綠窓前 一枝殘燭 搖紅影 几縷餘香 透碧烟 良久未聞千歲至 只覓得 蘭閣寂寞 更傷殘

呵哨奇了 此刻還不見他來

每日黃昏 就到房 談々笑々 对灯光 怜香惜玉 恩情美 携手齊眉 義氣長 許久愜存 相伴慣 今朝不至

好悽涼 有心喚婢闔門把 猶恐他來掃興行 且是
消停權等待 東平王子或臨房 夫人想罷依然候
靜坐深宮待粉郎 但听得 沉上街鼓遶垣墻 一記
敲終二記傳 只等得 篆影綠意金猷冷 只等得
灯花紅垂玉釵殘 只等得 怨色微上生黛上 只等
得 噴霞淡上起腮邊 夫人坐到三更後 就是靴声
悄 悄 悄 然

却說刘燕玉坐到三更還不見王爺入室那些侍兒們
都在那裡打磕睡江媽立起來冷笑道那主呀小王爺
是不來的了我們關上門兒罷刘郡主托着香腮點頭

答應

江媽隨即把燈攜 閃好堂門人內居 侍女等人都去了
又闕寢室兩朱扉 回身走到紗窓下 嘆口氣
扯上多姣郡主衣

呀郡主阿你如今不要這般軟弱了孟小姐與蘇家的
女兒都有了信息哩

老少王爺與太妃 你看上 這般歡喜與京師 他們
如若手歸了 自然是 一悅同心把你欺 先進山門
當算大 休得要 低頭服小奉承伊 爹娘遠在邊關
地 自己才情要放些 你若再行如此軟 那時越發

被人欺 休懵懂 莫痴迷 我的言辭是與非

郡主呀還有一件你看那瑞柳的丫頭妖腔態的拉扯
起小王爺來

千歲全然走避開 因他報信甚歡怪 丫頭持了些微

愛 必定妝姣與賣乖 郡主寬松如不管 小王爺

閑花野草一齊來 多姣听罷江媽語 點頭沉吟半晌

呆 皺上眉頭吁口氣 立起來 就移妝匣御金釵

回身坐在牙床土 解却湘裙換睡鞋 素足橫擔先繞

上 香勾半着又扮上 容慘淡 意痴歎 暗自疑來

暗自猜

阿隋薄情的王子奴爲你受千辛萬苦方纔嫁得你爲夫
依你愿終擔擱奴 只因爲 難逢父母強調和 今朝
當面分明怨 都是爹娘誤了我

咳偏心的夫主呀你今朝得了孟小姐的喜信就這般
的冷落奴家了

每日清閑就步臨 同行同坐慢溫存 相催迅速遲
去 不住的 叫句夫人叫句卿 今日得聞双喜信
公然竟自轉中庭 也不走來覘一遍 叫奴家 開門
直等到三更 而今未娶猶如此 他日裡 成了妾時
倍絕情

咳那孟小姐做到了一品朝官性情是不知怎麼驕傲
的了

況我亡兄逼走他 多因結怨在奴家 天長地久同相
處 豈沒有 失禮忘規半點差 彼是正房奴側室
也只好 吞聲忍氣暗嗟呀 更兼映雪蘇門女 今作
螟蛉在相衙 伊亦哥七凌逼過 相逢又是一仇人
若是倚勢欺了我 孟小姐 必怪奴而必護他 忠孝
君侯同了路 那時候 滌天風雨打殘花

咳可笑我江乳母說的這些言語竟是个天不怕地不
怕的行爲了

孟府千金豈等閑 官居一品當朝權 夫家尚且他提
拔 自然是 堂上翁姑更喜歡 況復至親俱在此
父兄當道作高官 自身又及爲原配 他的這 勢焰
滔天豈比凡 話說西宮蘇映雪 現今承繼大家門
重于穹士門中出 已做了 相府千金赫赫然 再有
正妃爲護庇 真所謂 泰山之穩不須言 他都定備
修來福 惟我孤寒實可憐 生母早亡依嫡母 在家
已是受熬煎 後歸庵內辛勤極 每日裡 服侍姑娘
那一班

咳我只道受了這些磨折自然是苦尽甘來

憶昔當初未畢姻 尚無原配孟千金 痴心還道他亡
了 自然是 一進門來作正宮 那曉替婚伊現在
又添映雪一裙釵 將奴安置東宮內 留着中間待麗
君 忠孝親王相守義 頭一夜 洞房就是冷清
只因亦有三年願 我倒也 深怪兒夫太薄情 况復
翁姑多愛惜 声名亦 巍然不啻正夫人 誰知孟府
千金出 更添了 映雪投池已復生 歡喜未完愁又
到 命中造定正該應

咳奴家若比他們真正是万分不及

家風已是喻權奸 丸餅冰消骨肉殘 兄長慘亡刑部

獄 爹娘遠在雁門關 惟奴嫁入親王府 孤苦伶仃
誰可伶 可笑江媽言得好 說什麼 山門先進我爲
前 他都如此滔天勢 奴怎敢 胆大包身出此言
手段才情施不得 刘燕玉 惟憑乘順保清閑 夫人
思罷長吁氣 換上了 紅睡鞋子入帳間 独擁罗衾
情默坐 孤憑綉枕意恹恹 只因心內生煩惱 直到
將明夢始全 住表東宮刘燕玉 且說那 風流子小英
話說忠孝王心中有事這一夜裡打點怎麼上本怎麼
完婚竟着忙得不能睡着早晨起來先吃了早點冠帶
畢暗想道虽則蘇奶洩漏消息还得向岳父母問

个分明

若然輕忽上表章 倒休叫刁滑芳卿抵賴將 岳母
岳父爲了主 那時不怕麗明堂 王爺想罷心歡喜
整頓衣冠出函堂 看七日光天尙早 晴思且自到東
房 呀正是孤家昨晚竟沒有到金雀宮 一行不要被他
說有了孟小姐就冷落他了

從來婦道最多心 必怨孤衆太薄情 此刻出門天尙
早 不如且去暑溫存 王爺想罷臨金雀 只見江媽
已起身 寂靜回堂剛捲幙 深沉綉戶乍開門 夫人
床上又安寢 默上無言掩錦衾 丁歲見時忙步近

看了看 多姣睡態可恰生 容帶咲 眼含情 用手

推上叫一吉 阿呀芳卿好睡

夫人京醒鳳睜開 低問相呼爲甚來 忠孝王爺幃內

坐 昨宵有失伴妝台 心忙意亂無閑暇 今口沉思

甚掛怀 敢問夫人可好睡 莫不是 夢魂剛出楚陽

台 咳好極了孟小姐公然有信

孤家一本奏明君 不久完成射柳婚 孟氏千金花烛

後 那時就要伴夫人 三年長素由卿吃 百夜恩深

任我亲 魚水之恩真永遠 莫貪片刻夢巫雲 王爺

言訖相覲笑 刘燕玉 一番囑痴化喜欣 繫頭衣裳

推枕起 也同千歲與殷勤 少年王子消停坐 飲了
盞 嫩葉香茶立起身 郡主於是臨寶鏡 東平千歲
出房行

話說忠孝王安罷了郡主數言就到舞綵官請安了向
父母道孩兒已用早点就此要到岳父母家中問個的
實回來吃午膳便了國丈王妃一齊道是小千歲便走
出宮來

雲板三擊出良盞 高坐朱輪走正轅 儀仗不排惟單
傘 滔七直到孟衙前 王爺下車司關接 一个七
單膝行參稟事端

手生錄 卷之二十一 五
啓王爺相爺與少老爺都進衙門去了不在家中

千歲聞言應一聲 孤家就見太夫人 司閹隨卽敲雲

版 忠孝王爺進二門 只見魁郎書院出 從容相告

人高所 行緩欵 意殷勤 作揖含歡啓口云 祖父

家君皆早出 姑父光降失相迎 東平千歲忙回禮

把手携巾面帶春

呵哨小吳姪好早這時候已進書房了祖母可曾梳洗

魁郎見問面含歡 欠巾身軀接口言 春日融和天氣

好 讀書不敢担貪眠 適經祖母抽身起 這時候

梳洗多應已早還 千歲正和公子語 內堂傳進入明

聞 魁郎欠体殷勤遜 他把那 抱袂連抬拱手言

姑父請了小姪引道了

王爺看七笑稱奇 贊一声 矣姪聰明好礼儀 隨即
相同朝裡走 已臨內院几重屏 魁郎公子當先引
欵動云根小皂靴 報說姑父來到了 孟太七 相簾
之內笑相趨

呀小君候來了麼今日他爺兒都不在家裡

王爺答應就登堂 施礼殷七叫岳娘 問過安時歸了

坐 傍边陪着小魁郎 須臾一道香茶過 年少王親
攔了觴 怨色微生眉暈上 春風微帶臉霞傍 殷勤

再生緣

卷之十二

七

五

坐到夫人近 欠七身軀道細詳

阿岳母廿二日那个事件自諒必悉知的了

湖廣差官送一人 道言說是貴千金 當朝應對多明

白 他并且 八句清詩立刻成 岳父大人言假冒

荆襄女子說真情 兩小質証難分辨 弄得个 天子

心中也不明 命婿領回皇府去 說道是 作妻作妾

恁憑卿

阿岳母請想這件事可是小婿做得麼那有个真假未
分而就領回之理

燕玉成亲已不甘 恁麼肯 領回假冒一紅顏 若然

小婿真如此 合愛千金豈復迷 當下跪于天子近
竟將本意奏龐顏 朝廷準了辭婚語 那女子 倒放
奸刁出巧言 夫不認妻爹棄女 微軀何用立人間
說完就撞盤龍柱 看他的 情狀如真也可怜 聖上
急呼宮女救 暫時收進後庭間 待其實者尋來日
相共于歸王府前 小婿見他身欲死 倒有些 心中
掄動起疑端

咳岳母呀岳父是暗認過的了自然知道他是假冒小
婿是還在夢中的豈沒有一些狐疑

歸家告母共相猜 犹恐他 果是千金故有才 如若

真來非假冒 豈不害 尊衙令媛匿宮台 因而要接
蘇娘子 問一個 詳細情形好主裁 誰道家門還有
幸 倒是這 小耳瑞柳報忠懷

呵岳母小婿那邊接了蘇奶去相問倒是這瑞柳在
傍說道蘇奶上你不要合了孟小姐已經相認過了還
瞞些什麼

其時小婿每心欣 一家門 逼住蘇家奶上言 他尙
支吾推別故 万分無奈始明談 認親密事從頭訴
我方知 令媛千金現做官

咳小婿物送一片爲合愛之心 難道岳父母還不見麼

可憐灰冷少年心 守義三春不改更 昔賜勇職辭帝
命 今偕燕玉宿孤衾 只待要 葉官天下尋踪跡
只待要 白踏關山訪佳音 現放着 靈鳳宮留矣令
媛 現放着 王妃誥與貴千金 荷蒙天上憐臣子
降諭諸方代我尋

阿呀岳母呀可憐小婿自從上前領到之後那一日不
到部內稽查

一本來時一喜歡 儿爲失望好悲酸 思量得个存亡
信 眞難與万難 廿二那天聞送到 小婿與 家
君飛馬到金盃 見其不像畫中貌 竟叫我 心化如

米傾刻間

多半已捨無指望

還只望

貴州消息與

雲南

誰知初五曾相認

岳父母

倒把痴愚小婿瞞

阿岳母大人小婿如今就要上本奏聞特上告知一句

千金所慮事多精

拋婿觀來不不妨

虽則回天無大

力

可以把

血誠点動君王

尊府令媛爲丞相

况

且是

如此忠來如此良

大料朝廷心不惱

但堪放

胆上書草

既然如得千金在

那有个

这段姻緣欺

了奴

忠孝王爺言到此

立起來

撩袍双膝跪華堂

阿隋岳母呀如今是要求兩大人做主的了

一封本奏聖君前大料朝廷必赦寬

令愛如其还執

性却須求 岳翁岳母功成全 若然難挽千金意
小婿也 万事先心不做官 忠孝王爺言着跪 孟太
上京上咳上急相搥

阿唷小君候請起這件事還不見真哩你不認這般輕信
夫人說着變容顏 又是相怜又是慌 欲要明言妨害
女不住的 声上諾上怕傳揚 孟家太上含糊際
急坯東平忠孝王

阿唷岳母呀這是怎恁主意難道不肯認小姐了

王爺急得怒喚恁 走個魁郎公子來 傅粉腮邊含着
英 叫声祖母莫遲挨 姑父已經知風了 何必相膈

又見猜 待等情形安妥下 好叫我 姑娘回轉是家
來 魁郎言乞王爺喜 大贊聰明幼小孩

呵唷好矣姪他也爲顧着姑父

孟家太土听孫云 只得開言說分明 拉住東平千歲
袖 叫声矣瑁且消停 原于初五曾相認 第二日

他就金盞点試臣 小女已經場內去 怎生造次報稟

門 一來爲此含糊着 二則還防害麀君 他道身軀

多少罪 若然洩漏命難存 悞人婚姻欺庭相 擗舌

陰陽欺聖君 如此四椿沉重罪 真正杀刷也还輕

千叮万嘱方纔去 叫我把消息休通矣暗聞 既是

君侯今已知 必須斟酌再施行

忠孝君侯呀上本呢由你去只不要害了我女兒

若然天子赦將伊 我自當 作主完全夫與妻 就是

麗君還固執 爹娘之命怎更移 他如有百差錯處

那其間斷送吾兒却不依 忠孝王爺聞此語 連上應

答笑微

是七七岳母放心 把令于金交與小婿便了

只要相求作主張 千斤重担我承擔 雖然沒有回天

力 合愛之身可救將 就此拜辭歸去了 小婿是

立時寫本更何商 王爺言訖匆別 孟太七 微波

眉頭扯住裳

阿英婿且慢你丈人只怕將及回來了再等大家商議
七七然後進本未遲

東平干歲便消停 坐在堂中等候臨 就與魁郎同說

笑 講了些 詩書道理甚精明 夫人知婿無飧飯

密諭厨房備五辛 先用些微佳細点 看茶一盞同談

心 俄聞侍請龙尚轉 雲板三声退相所 左右書童

開了幙 父子前後入堂門 王爺接着忙相見 孟大

人 齊梓齊七道失迎

說話孟龙尚與着侍請父子遂與忠孝王一齊見礼畢

小公子不待父親開口便向王爺深上一揖道小姪告
退了姑父不候送

言完竟自轉書房也不閃行看那方千歲回眸視侍
講贊了声舅兄何福得矣即寧馨英物非常有
相府風流後更揚侍講含次拜退與姑夫錯愛姪難
當言完時下齊歸坐孟夫人遂向龙雷道細詳
女婿已經知道了歸家就要上書章此椿動地京天
事必須要大家公同商一商孟相吃京低了頭
沉吟良久看東床

咳索性奏明了呢也好但恐朝廷發怒起來那時叫他

經當不起

侍講加齒笑起來 叫聲父母請開
力 管保君王赦詔開 妹夫总有回天

阿爹七母親那劉國丈的十惡大罪都保全了性命唯
道妹夫如此回天之力倒救不來妹子不成

老園孝士應聲然 回對東平王茂云 明日當朝君上

本 竟將細底奏天顏 老夫也在班僚內 少不得

爲你陳情決此端 須要求恩寬赦了 爾其別事可周

全 王爺大喜躬身應 小婿是 伴上惟憑我泰山

話說之間排上膳 老岳父子共陪餐 于是飯過香茶

畢 子歲抬身告別還 韓氏夫人回了禮 手拉袍袖
囑運七

小君侯呀我把女兒交與你了不要辜負他罪

王爺含笑應連聲 岳母無憂但放心 管保明朝天子

赦 還送一位好千金 東平千歲于時退 孟州爺見

送起身 跳上朱輪乘寶蓋 回到了 紅墻碧瓦自家

門 稟知國丈王如曉 就往書房裡面行 左右業隨

齊伺候 開窓拂案做雕楹 這一個 廊下搗火忙盪

茗 那一個 几上移炉就貯芸 磨得濃墨呈過筆

王爺打稿不遲停 心得意 面含春 看數行來笑數

聲、始末情由俱寫上。語清机密，呈明言談激切，感恰憫，義理流和甚，恻情。奏的是，鄺相本身原孟女。求的是，天恩浩蕩，賜成婚。懇的是，大彰君德，寬諸罪。望的是，下慰臣私，作主分。本稿打完，現一通。東齋早閱，老王亲。亭山国大速，称好。也一批來也。一增。千歲欣然，方欲寫。報稱有客，候安寧。於是邀入書房坐。直到了日暮黃昏，始起身。話說忠孝王等，客去天已晚了，遂入舞綵宮，吃過夜膳。告辭了父母，帶着了本稿，回到靈鳳宮而來。

恣前坐下，遣書童一知會東邊金雀宮。此刻事忙無暇。

至 早閉門戶一重
童奴去後回來覆
煮茗焚香
左右從 于蔭子是膽秦摺
雪紗窓下焯搖紅
篆映
輕飄生鼎中
寫罷表章將二鼓
王爺得意笑容
起身屏退相隨僕
自己層層閉了宮
解帶寬衣歸錦
帳 夢魂竟已到巫山

話說這忠孝王宵來不曾睡着此夜到一上床就做了
一个成亲大夢

睡中走馬見君王
上了陳情一木章
天子果然心不
怒 賜婚正是麗明堂
銀奩殿內成化燭
靈鳳宮中
入洞房 錦帳春風多得意
綉衾喜色正溫香
做將

半夜成萊夢

早听那

隔院疎鐘動曙光

却說忠孝王正在夢中成親忽听見晚鐘已動書童到

憲下叫道小子歲起來罷太王爺早已坐在堂中了忠

孝王睡中京醒忙得斜做衣裳亂登靴脚就起來別宮門

忽上淨面不遲延束帶破袍又整冠帶着李草朝外

走紅灯引道至前边亭山国丈同殮膳飯罷齊上

出府間不坐朱輪騎白馬大排宦駕啓中轅老王

爺朝靴斜踏葵花磴小子歲蟒袖高揚白玉鞭

父子相同登御道早覩一片火城連龙首穩坐紗圍

轎侍講端乘漆損軒孟相爺兒都到了大家会合

鳳城前 九重天子登金殿 文武官 劍佩辦七禮

顏

話說元主駕坐早朝衆文武禮參已畢這日却值梁丞相不在班中殿頭官高声道萬歲爺諭下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班一言未完只見皇親隆裏應道有呀臣東平忠孝王皇甫少華奏聞陛下

一声答應閃音英 越衆離班向上行 劍佩辦七趨

展 衣冠濟七步彤廷 高呈奏摺橫斜笏 拜倒了

年少金枝玉葉人

臣皇甫少華罪該万死有短草冒瀆天威乞聖恩垂憐

定奪

成宗帝主所端詳 急喚東平忠孝王 卿有何情來奏

朕 莫不是 要尋原配走他鄉 荆襄女子固非實

還有那 聖旨迢遞兩地方 侍等撫臣俱覆奏 其時

國舅再商量 若然卿是辭朝意 寡人也 不在金盞

看本章 千歲聞听天子語 手呈奏摺拜君王

陛下呵微臣不是辭朝請寬短章便知詳細

元主方呵取上來 近臣接奉獻富臺 金獅壓住睜龍

目 辛巳行七往下排 自始至終現一遍 竟不竟

手敲御案叫奇哉

阿唷奇哉 說麼什保和殿大孝士 酈明堂就是孟
麗君 成寡人 不信天地間 那有這樣裙釵

自從欽點狀元名 就在朝綱做翰林 博學大才稱第
一 居官辦事極能言 後來太后也醫好 朕將他
陞任尚書兵部臣

咳好一个酈明堂 他做尚書的時節 就奏朕掛榜招矣
荐取英雄定遠方 果然海外敗而降 于是大拜三台
位 贊寡人 治得朝中這等康 如此一員矣宰相
難道說 竟非男子是紅妝

阿唷奇絕了 那有此事 龍島閣先生 何在酈明堂 果是

你的女兒，不要錯認了。擅談寡人的宰相。

朝廷閱本大京奇。口上說是非。忠孝王爺心內急。早覲丞相款烏靴。斜橫牙笏階前跪。叩首當階委衮衣。

陛下呀。忠孝王本上真情。鄺丞相實是臣女。

麗君親筆有真容。貌與明堂相國同。臣久疑其應是

女。故而請彼探其踪。陛下呀。初五之期。認過親

明堂。實是改粧人。臣妻韓氏昏將去。他看見。母病

垂危。始說明。只因爲。一点忠心。猶未及。只因爲

四橋罪。欵不能輕。頭件是。女身易服。欺天子。二件

是入婿梁門戲大臣 三件是 攙亂陰陽居相位
四件是 誤人婚嫁犯嚴刑 朋君故此深瞞際 無可
如可只得云 不敢言明方暗認 叮囑下 老臣天婦
奠傳聞 有人洩漏東平府 今日裡 忠孝親王奏至
尊

阿瞿陛下呀臣女孟麗君罪該万死乞看親王之面我
聖上格外推恩

龍鬣言乞叩金階 抱笏三呼手不抬 孟相方纔趨展
下 嘉齡隨後上庭來 袍袂齊 佩環開 俯伏低頭
奏帝台

臣侍講李工孟加齡奏聞陛下望吾王動鑒垂怜

切念微臣母在堂 止生一女一兒郎 妹遭刘氏門中

逼 易服而逃走別鄉 几歲深沈無信息 臣母是

憂深成疾不能康 朝呼夜泣唯忘念 骨瘦形消病重

殃 九死一生真可歎 都虧人 認亲以後得寬腸

阿喃陛下呀我皇上好生之德乞念臣母一麻哀裘而

赦臣妹四般重罪

倘蒙聖德恕同胞 孟家全室感禱袍 伏乞天恩垂洞

鑒 念臣妹 忠貞素秉在當朝 嘉齡奏罷忙稽首

武憲王爺也出班 只見他 朝袍飛動四條龍 劍佩

錦記 响應風 越衆出班忙進禮 斜抱着 一条牙笏

拜天容

臣武憲王皇南敬奏聞陛下要我皇上的浩蕩天恩臣
媳麗君虽属身當四罪但亦無奈而行頭一件女拐男
粧只不過是全身之計若不如是怎保冰霜之節第二
件欺哄大臣这是梁丞相自令愛女招亲又非臣媳故
意戲弄第三件撓乱陰陽麗君是婦人却未嘗有悞
朝廷政事第四件悞人婚嫁微臣聞梁尔明次女就是
替嫁刘奎壁跳昆明池殉節的蘇映雪繼作螟蛉而贅
婿的若然如此前者已蒙圣恩誥贈義烈夫人須得與

平上集 卷之二十一
麗君同歸臣兒便了就不等候入婚嫁

就求我 朝廷作主判姻緣 亭山國文言完了 年少
王采也上前

阿唷歹哉呀 保和實是麗君望天恩從寬赦罪

荷蒙圣上念微臣 降諭諸方代我尋 浩蕩皇恩銘肺腑

腑 洞埃國事報朝廷 知今此件真惶恐 不敢不

冒死陳情達聖明 伏乞垂怜寬四罪 臣家與 孟門

脚結在來生

阿唷陛下呀 倘蒙格外准恩就賜吾王作主

麗君之意要爲官 他把婚姻放半邊 念微臣 花譜

虛懸存正室 念微臣 寸心不負守三年 如蒙垂憫

寬其罪 皇命成全此段緣 忠孝君王言乞叩 淚沾

錦袖跪金盃 兩家父子齊求報 元帝主 喜喜相逢註

阿肯奇絕了 有這學龐保和若是孟麗君他有什么罪

過寡人不但 不究還要着實的旌獎

七

古今誰有此裙釵 連中三元拜冢宰 燮理陰陽真大

治 扶持社稷好奇才 這般女子何曾見 那有个

朕倒糊塗歸罪來

阿龍昌閣先生麗君的小像何存取上來與朕躬一看

君王展上一聲傳 喜坏了 兩姓爺兒四位人 俯伏

金階齊頓首 三呼萬歲謝龍顏 荷蒙寬赦諸條罪

臣等是 啣結當圖後世閒 忠孝王爺心大悅 笑盈

叩頭再拜啓君前

陛下呀孟麗君的真容現在臣家懸于正室如若吾皇

要覽待微臣走取呈觀

九重天子咲相呼 卿等正身上展坡 國舅不須親自

去 待寡人 差官走馬取新圖

吭隨駕的宮官何在速騎一匹快馬到皇亲府裏把孟

麗君的小像好生取來進朝來進領旨

內官應命出朝中 急如流星快似風 元帝幸是俱賜

坐 御茶一盞遞金鐘 正然取候觀畫圖 已看宮官

覆九重

落万歲爺得知孟麗君真容取到了恭呈御覽

成宗天子笑盈腮 分付宮娥快轉開 彩女兩名称領

旨 新畫一扯現裙釵 半舒已露桃花面 全展方纔

鳳口鞋 年少君王心內駭 慌忙立起九重來 覘面

貌 看身材 好似神仙降下來 只見那 函中顯然

美多姣 倒影風流別有標 月白衫輕底半露 粉紅

裙軟帶雙飄 綉鴛綵袖胸內歛 金鳳宮釵鬢上掩

万種奇姿言不盡 千般雅態語難宣 真正是 沉魚

落雁非常色 真正是 閉月羞花出世姣 真正是
天上也應無此美 真正是 人間大料少其標 君王
看到情深處 不覓危心搖兩搖

阿隋哥哉 這麗君竟是劉明堂了果與他一般面龐

實可奇來實可奇 這般女子古今稀 才華也是無双
了 容貌如何又不低 真正羞花和閉月 果然落雁
與氈魚 未觀畫圖還就可 好叫朕 看了真容着了
迷

咳當初皇太后原說他像个女子寡人故此畧七戲言
一句他便正色起來

朕躬急得改容顏 不敢把 戲語相調回馬公 每議
朝端當御展 常談國事在皇宮 時上親愛和亲近
也不過 惜貌恰才一片胸

咳那曉得保和孝士原是个閨閣女子

笑朕痴愚不識荆 彬上礼法重君臣 恰才雅意难明

說 愛貌幽情怕直云 前者私行臨內閣 看了他

風流態度好搖心 烏紗粉面灯前美 緩帶輕裘靜裏

新 言論高詞真博孝 雅才無譖實清貞 朕今不查

消魂矣 剪烛依上到几更 只爲未知兵內故 放過

了 多才多貌一佳人

咳好一个風流瀟洒的有才有貌的佳人一咲一言無
不是天然之趣

因舅綠何福分齊 得这臣 才容双絕一王妃 寡人
枉做山河主 宮内誰能反得伊 早曉明堂原是女
朕躬也 不妝老實與呆癡 君王想到情深處 心蕩
神馳魂暗飛 呆立金銮深戀七 难分玉貌細觀七
凝眸只看骨中影 也不說 像是真來像是虛 忠孝
王爺偷眼看 正容而進問根基

阿皇上御覽何如可像保和不像

少年帝王一闻言 方始連声說道然 小像十分同鄺

相 看起來 明堂竟是女紅顏 待他復命來朝內
朕替你 細上將情問一聲 如若果無差悞處 少不
待 朕躬作主配良緣 成宗天子言完坐 皇親等
踴躍三聲謝聖恩 當下散朝銜駕起 丹墀劍佩退官
話說成宗天子散朝入宮只因有些私心竟不把忠孝
王的本章與皇后觀看也不將孟麗君的這些情節述
與中官得知那孟相爺與皇親父子當下退出朝門一
个七互相稱賀恭喜都感激皇爺格外的寬仁那曉得
忠孝王上了這本哄動滿朝文武

大家一出午門中圍上前來問始終 武將簪纓飄赤

日 文官袍袖舞清風

慌促

亂烘

果是王亲

與孟公

阿隋老國丈小皇亲尤高相國侍講大人怎应保和大
李士麟丞相是个女子这也古今無双的人了那有个
閨閣裙釵做到當朝宰相

合展朝官一口夸 人上踴躍挺烏紗 尤高父子欢容
動 國丈翁兒喜氣和 各自登軒和上馬 笑盈
欣然一拱便回衙

一話說各人當下都分路而回家那孟夫人聞听得朝廷
赦了女兒又且大家贊歎真正是万千欢喜却又愁着

蓮怎玄我們瞞着女兒奏聞天子着他出場來理怨一
可噴瑞柳一環 慣會得 貼壁挨窓所密言 我與
蘇家娘子說 要他回府亂胡傳 如今直係君王赦
生七的 斷送吾兒一品官

咳什么要急真正女兒說的是要我回家也不過嫁與
夫家

如今一本奏朝廷 夫婿勿七要做亲 嫁了麗君王府
去 自家依舊冷清上 不如讓彼爲丞相 倒可以
常來常叙往常情 懊悔妾身無主意 含容不住就言
明 机関浪漏蘇娘子 弄得丁 皇甫門中奏了君

咳何苦也。我女兒好七的做着朝廷宰相要他家逼
生逼死的斷送了麗君一品前程。

待等芝田到我們預先要得說分明。從來男子少真

誠莫叫他騙了人去變了心。況有東宮劉燕玉

比不得一夫一婦易調停。芝田日後如反覆必要

他。送我姣兒極品官。韓氏夫人心又惱倒弄得

在堂坐立不安寧。只可惜大官斷送多因婿。好恐

防。愛女回來定願乖。愁悶交加生氣惱。这天午膳

竟無食。慢談孟府夫人事。且表王柔父子情。

話說武憲王父子上表回家真是萬千之喜太妃向蘇

娘子道你看不妨。這只須得我小王爺本章一去把孟
小姐保得無罪了。孟太也何苦隱瞞白上的就憂。

娘子聞所喜氣揚。惟祈愛女果還陽。于金映雪同歸
後。真正是富貴榮華獨擅揚。寶氏心中多快樂。
王妃意下匆忙。先料理便鋪張。要娶新人入洞
房。忠孝王爺方寸亂。又歡又急又傍徨。有時候
凝眸不語頻書案。有時候背手生情踱西堂。有時
候斜对春聯頻眷念。有時候忽翻旧史懶端詳。
心如絮亂神無定。立不寧來坐不安。只等明堂离貢
院。那其間洞房花燭好風光。于是惟候明堂出。

我也要 頓上水絃慢上揚 連日晴明融筆側 一
宵清淨畢辭章 小千月白枝棲鳥 深壁紅燈鼎貯香
時值仲冬交十五 再生緣 又完一本在吟房 要知
以後如何事 少不得 慢上編來慢上詳